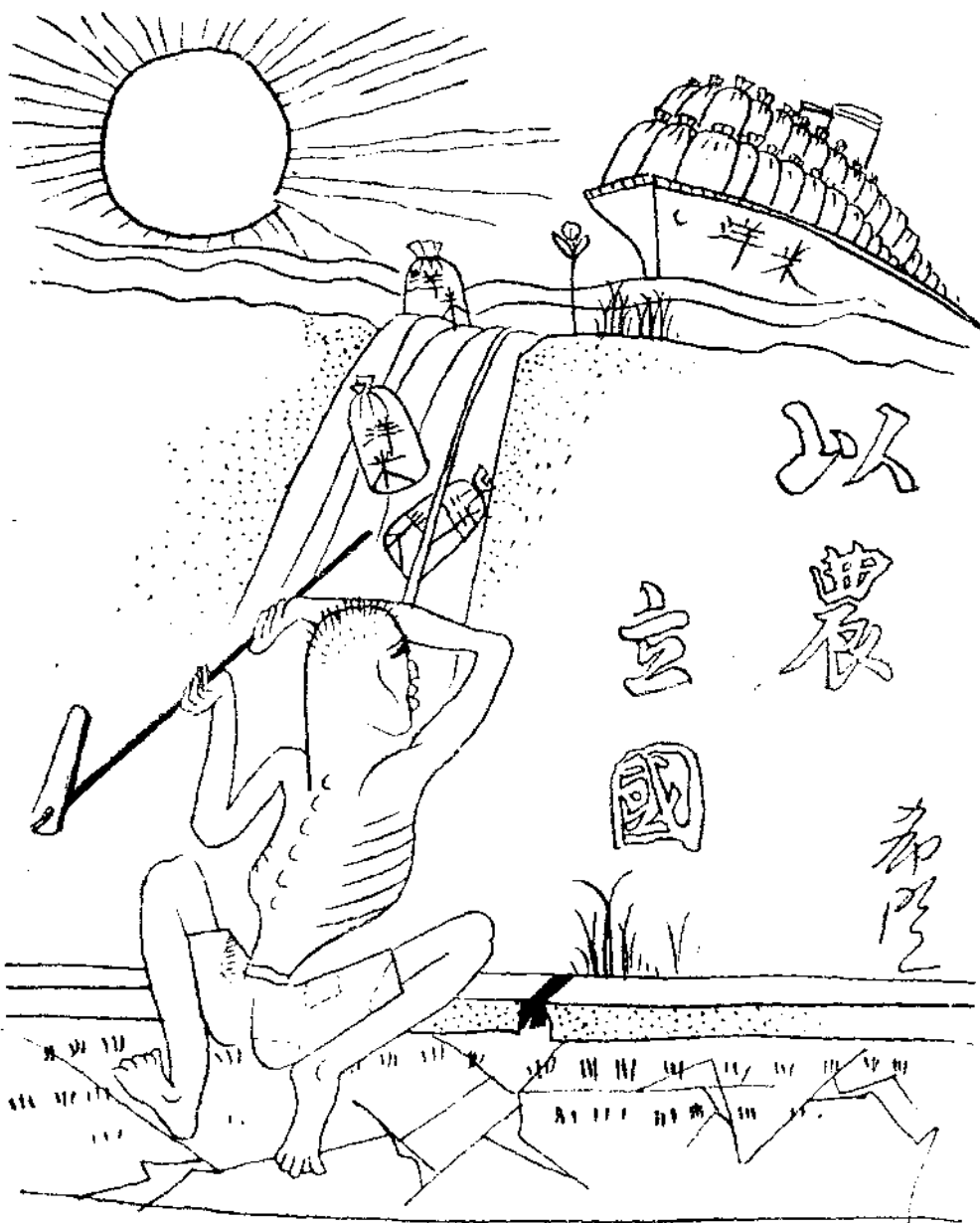


第十期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二十三年八月廿日發行
三十八期



以
曲
夜

立
國

老
匠

目 要

楊秀瓊在高橋
入伍生活
鄉居雜談
新填地素描
暑期軍訓雜記

DECAMERON

NO. 38
角一洋大份每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為最有趣味的讀物，沒有偽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真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人的好朋友。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

每逢星期六出版

人言

(號大特年週半)

第一卷第二十六期

要目

奧國的政變與歐洲的和平
岡田內閣的意義
法律智識的普遍化
再論私刑的人生觀
現代青年的觀
談刻與爭鬥
和平與爭鬥
陳巡檢梅嶺失妻戲文
自然教育與暑期生活
天游和聊辯
無聊與滿足
缺陷與滿足
西康婦女的生活
南洋政府統治華人的
七日日記
一個人的談話
客窗夜話

謝雲翼 谷聖人 倉選 曾溪 張長 傅深 徐訂 趙景深 華林 今亮 王平 言陵 肥瞻 斐兒 林語堂 邵美 徒然

兩種饒有興趣的日本
「贖養費」與「慰藉科」
青島的夏天
首都漫談
最近的去廈門
到西北去
勞者自歌
鎮江小記
苦暑隨筆
談醫藥罪
聖人之罪
北平的糞夫
天災的通不通
日本通過不通
誰的錯過威
瞎子的權威
文巧的生活
過去與未來
一周間

新濂民 符星 仲銘 鼎武 林仁 岳子 豐愷 黑子 甯巨 章濤 傅嘉 李敬 倚重 汪明 月言 子恩 黃景 郎者 記者

第一出版發行

上海平涼路平涼村二十六號

人言周刊 第一卷上册合訂本

精裝每冊洋一元五角
平裝每冊洋一元

談 日 十

蓋 和 壓

十日談第三十八期目錄

蓋和壓	記者	八一
新藥與陳藥	病漢	八二
青年的出走問題	屠陀	八二
談女人	品滬	八三
家醜何必外揚	阿官	八五
楊秀瓊與新聞	白羽	八六
楊秀瓊在高橋	百果	八八
鄉風	虞家禰	九〇
田家小札	古紫	九二
鄉居雜談	老圃	九三
入伍生活	武夫	九六
七夕雜談	老圃	九八
漫畫若干	牛遲	一〇〇
謝冰瑩印象記	牛遲	一〇二
厘丁梳	藍浦	一〇三
再配尤墨君	居善	一〇四
邵爽秋的背影	飛衛	一〇五
青島巡禮	吳贊廷	一〇七
新填地素描	林漢沙	一〇八
夜街頭速寫	楊未期	一〇九
會考與學生	任子	一一二
世外桃源學生生活	濠人	一一二
入學試驗的怪現象	管漁	一二五
暑期軍訓雜記	林彬波	一二六
陸氏血案	家棧譯	一一八
編輯室		一二〇

新藥陳與藥

病漢

現在，誠如一些人說：中國是個最緊要的生死關頭！要是不好好醫治下，只有預備下半旗了。因之，許多醫國手都忙着開方案，配丸藥。有的主張服「陳藥」，說年代過去，藥性平和；也有主張服「新藥」，說藥石對症，準可起死回生。在這雙方爭持當兒，中國的膏丹丸散與外國的藥膏藥水，只見大家提高嗓子拍賣，競爭銷路，却沒有公布病狀，徵求研究討論的。所以，現在在中國究竟是那種病症，尙待一些政治國手長期「保留」，儘此生研究下去。古人說：「欲速則不達」，那能在短短廿三年中就霍然痊愈呢？而且病害得久，就無異壽活得長，反正不至死，縱有「危機」，可無「危險」，呻呻喚喚的度過難關，不是比兩脚一伸強得多麼？

從前有人專賣「陳藥」，看出中國人都害的是「古病」，當然非「依照古法泡製」一下不可，藥性是不對症的。不過，這幾位遊方郎中，好像根本便不懂醫理，否則，怎麼會把前幾年扶杖走路的病人竟醫得癱瘓臥牀了。在他們指導之下，我們服了大量的西藥，固未見效，可也未加重。不知怎，轉瞬間他們却又介紹六味地黃湯起來。我們為治病出的代價已不少了。爲着人類生存慾的關係，現在雖幾乎連藥錢亦無力籌措，可是診金絕未拖欠過，始終是服從醫生，賣房產，賣田地供應一切的。

這些醫生頂不願人說述病况徵候，並且也不高興病人訴說他的病苦，他們是依據他們的方案而造病狀的，所以看方案無

一不是對症發藥，定料其着手成春的。

這麼一來，終歸達到立起不如睡着好了！聊作輓歌，權當自吊：

始病唯咳嗽，新藥服西方，打針兼割治，國手好主張！
轉服用陳藥，六味地黃湯，大效去拄杖，臥牀伴睡鄉。
賣盡東閣屋，售罄西閣牀，病况長保留，醫士修洋房。
惡活勝好死，睡遊如舉觴，不死又不活，庶幾供廟堂！

~~~~~八月七日~~~~~

### 青年的出走問題

眉陀

近日來，報章上多找尋子弟出走的啓事，和請其回家的條函；數月前正有粵五青年棄家來滬的新聞。在五四以後，父與子的鬥爭，現在算是個尖銳化的時候吧！

或許是時代不能夠停留，所代表着時代的思想不同，舊的家庭對於新的青年，總有多少是牽阻。尤其在社會的轉變期，青年與家庭，父與子間的鬥爭是更加明顯，可以說是一個社會鬥爭的縮影了。所以這種現象，並不是象徵着中國是在一個穩定時期。

在五四的時候，青年們初受到新的思潮底洗禮，和着頑固的父親，古老的大家庭，格格不相入，於是在當時脫離家庭，便成了一種很時髦的一種流行病症。尤其是當時的新女性，毅然的拋棄了家庭，走上娜拉的道，不知凡幾。

然而事實告訴了他們，雖然蓬勃着新的思潮，但這古老的支那，舊勢力的殘餘，還是根深蒂固。輕舉莽動的青年，離開

理想的那麼乖，待碰得頭崩額裂，便只好死死氣回到古老的家庭里，有的更貼伏地娶了黃面婆，生起孩子，而對於他的孩子們，便變成了像他父親一樣頑固的父親了。

屈伏於舊的環境下，或者竟至投降於舊的勢力，固然不是新的青年應具的精神。但憑一時的躁急，而脫離家庭，最多也不過是戴着滿腔熱血出走，碰了一鼻子灰回來而已。

家庭對於我們青年，應該把米和蛋壳與小雞一樣看待。家庭的頑固，正和蛋壳一樣，是阻礙我們自由的發展，但總是盡了一點胚胎的責任。假如小雞不待全長了羽毛，才把蛋壳打破，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我們更應當怎樣利用舊的家庭來養成我們能夠突破舊勢力的能力呢？

在都市里討厭了家庭的青年，以為跑到農村去，便一切都是清高，在農村給封建勢力壓迫下的青年，也以為一到都市，便是光明之境了，空洞地喊着『到都市去』或者『到農村去』的口號，當然也是錯誤。

青年的問題，自然是社會問題的一部。社會問題不能夠解決，而青年和家庭間，在婚姻，職業，經濟，思想，等等的矛盾與苦悶，也不能夠順利的解決。舊的勢力是一般地仍是存在，新的青年任你如何翻筋斗，也跳不過這個五指山。主要地還是要做些沈毅的清除這些殘餘的舊東西的功夫。

在沈寂了若干久，的青年脫離家庭的風氣又在勃興的時候。能夠脫離家庭，或者想脫離家庭的青年，總是屬於有點能力

的，願他們為自己，更為多少在封建勢力摧殘下不能擺脫的青年，沈毅地做點功夫吧！不論在都市或農村。空空到處碰壁一場，也沒有多大用處的！

拿我自己來打個比方做收場吧：我雖然不是和家庭斷絕了一切的關係，然而總是遠離我的故鄉與家庭的人。也可以說是離開了封建的囚籠了，但在故鄉呢？會有有了三四個妻子的父親，把一個女兒，云是和一個搭棚的工人睡過一晚，便親自把她推到河里生生淹死，這又有什麼辦法！

## 談女人

品混

愛美是人底天性，女人是天地間一切美的淵藪，所以我愛女人，我愛品評女人。

記得在杭州和上海念書的時候，課餘，飯後，寢前，常時和三四知己圍在一起閒談；談的資料大都是女人的美與不美，以及男女朋友間底豔趣韻事；從自己底教室擴大到全校，由全校擴大到全杭州或上海，由全杭州或上海擴大到自己底見聞所及；談了還不夠，還須把女人底美與否作為她們底功課地給填上分數：F女士，貌美，體態苗條，性情溫柔，得九十分，列入甲等第一；Y女士，因滿面麻斑，簡直夠不上及格分數；女人底美與不美，原沒有客觀標準，填分數自以主觀的見解為標準；T君愛看鵝蛋式的臉，L君歡喜瓜子式的臉；而我却以圓臉大腫子比較天真和嬌態。所以我們品評女人的結論是：除非某一女人各方面都沒有缺陷，而具有每個女子底各方面的美點

，標準美人實在不容易選擇出來。

我從杭州，上海，流浪到南京，我想把二三處的女人作一個抽象和大致的比較和批判，是不會不被人歡迎的；從上海女人說起吧，上海的女人好在風騷妖豔，一舉止間會使你底魂魄飛向九霄云外——手臂凝滑和靈活得像蛇，面龐俊俏得像花，身段的婀娜和曲線，肥臀或酥胸間隆起的肉感，每一部份分別的鑒賞起來，也會使我們銷魂！S校底L君，曾對我這麼說過：「跑一次震飛路真使我苦悶；她們帶着芬芳從身傍過去了，我往是佇立着目送她們底美麗的情影遠去；但，我不能追過去要求她們跟我一起去遊公園，於是我祇有空虛和苦悶！要如殘酷的巡捕主義已爲街頭凶惡的法蘭西風打倒時，我準會隨時把她們擁抱起來狂吻個不止呢！」這些話，已夠把上海女人底美處，形容得維肖維妙了！而杭州底女人，却別有其風致和優點；簡單化點說，她們不妖豔，也不肉感，倒長在嫵淑天真；在嫵淑裏涵有超物的美麗，在天真裏蘊藏着夠人陶醉的地方；她們不會像上海女人一樣把晰白而非美的雙腿，攤向你底肩頭來；但就她們給你回頭嫵媚地一笑，你已儘夠爲她迷惑了！最後，該說到南京的了；在南京，實在荒涼得可憐：市街是這樣，風景也是這樣，女人又何嘗不是？如果說美麗是女人底生命素，那末，在南京很難見有真正的女人；馬路上招搖過市的儘是一些令人一見噴飯的黃臉婆；她們似乎對於美化自己，也很用着苦功：大小腳套上走路防跌的高跟鞋，臉塗得一層慘白，緊

着苦功：大小腳套上走路防跌的高跟鞋，臉塗得一層慘白，緊

僞滿執政僭位。

國府有力表示。

沒有半點兒美艷。雖然，話又得說回來，偌大的首都說絕對沒有標緻的女人，也太嚴苛。秦淮的歌女聽說有幾位很夠得上標緻的稱譽，傾倒過不少科長，老爺；早春天氣的女同學，有幾位也不無上海或杭州小姐的風度，不過，女校門禁森嚴，自己既苦無與其舍務主任換個帖兒，南京小姐的真相，也祇能人云亦云，莫名其究竟；據說，還有那些官爺們以纏頭數千數萬換來的銷魂寶玩，確是年輕貌美的人間尤物；但凡夫俗子，實難親其廬山真姿；其出也，則從汽車風掣電馳，其入也則深宮緊閉嚴鎖；在凡夫俗子，祇有大興「高牆不見美人面，擬送情波亦自傷」之感耳！

女人是一服清涼劑，她得蘇慰你底焦灼和煩悶；也是一杯甜美的醇醪，得消除你心頭的苦澀；朋友，要如女人是你生命的源泉的時候，那末，有機會還是去上海或杭州，千萬莫上南京來，此地祇有蕭殺的秋，而沒有柔媚的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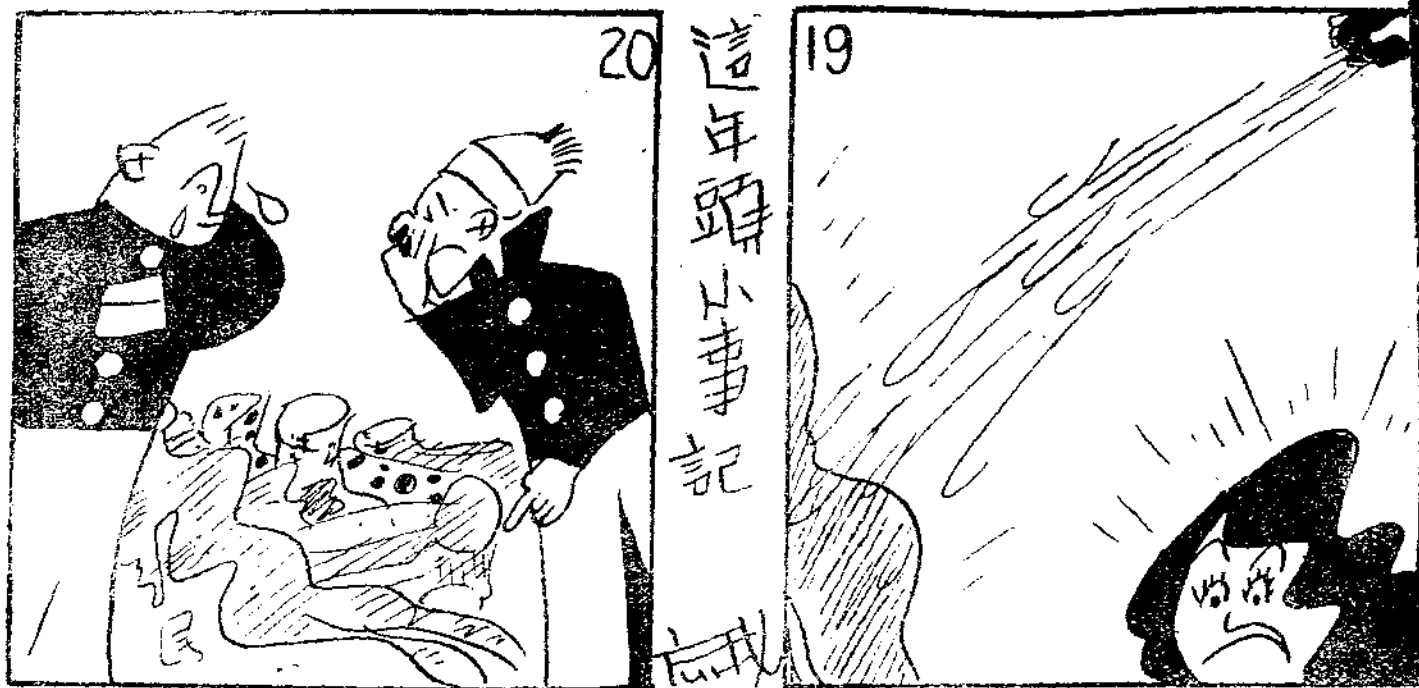
七，卅甫；於南京。

### 家醜何必外揚？

阿言

「家醜不可外揚」，雖說是我們的國粹，但近來顯然牠的基礎有些動搖了。一家如果婆媳不睦，終喜歡說給鄉隣知道，似乎想得別人說一句公道話，但這結果並不像想像的那樣圓滿。

國難發生後，有許多團體紛紛打電報給國聯，訴說日軍無道，政府也採取了這一個步驟。殊不知日軍進犯而不抵抗，已經是「家醜」，應當自己遮隱些才是，但是他們不智若是，恐怕



杭州發現摩登破壞團。

所毀國貨居多。

也只足以增加別國的笑料罷了。

但是最近我們又看到了全國體協會決議加入世界運動會的新聞了。我國的實力如何，早在遠東運動會中見了分曉，何必再到柏林去丟醜？老實說，中國體育的落後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不信加入了世界運動會就會有多少進步；反之，正足以助長幾個「有希望選手」的驕傲心理，有何足取？不加入世界運動會並不損國體，不自量力而加入，反是「家醜外揚」而將騰笑萬邦，有損我們的尊嚴。

我反對加入世界運動會，因為：一，我們已經民窮財盡，不必耗費巨幣；二，我們無光榮可說，僅僅是丟醜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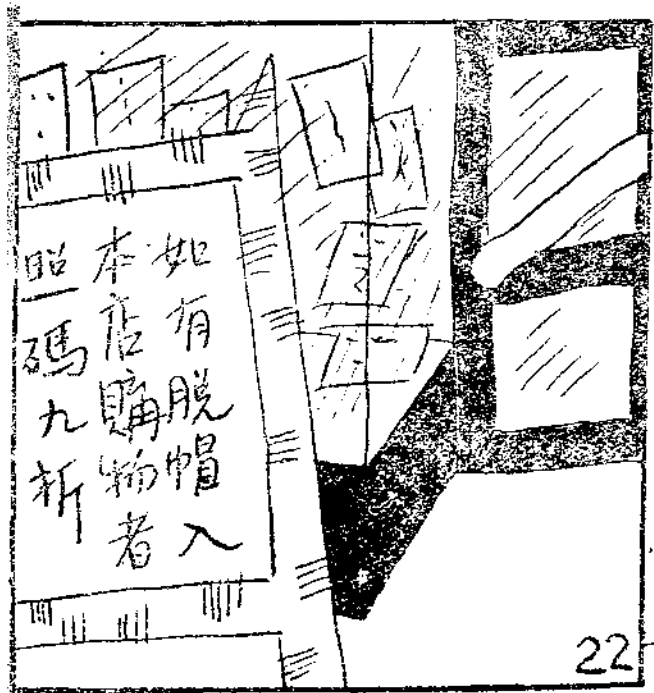
提倡體育的方法多得很，何必舍本逐末？何必家醜外揚？

### 楊秀瓊與新聞

白羽

楊秀瓊到上海來了，這消息可像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了一樣的動人。於是，外勤記者們馬上就忙碌了起來，各種報章雜誌都給她的新聞佔了一個很大的篇幅。楊秀瓊女士過滬留影，楊秀瓊女士全家合影，楊……影等照片，滿載在各種報章雜誌上。

前天（五日）早上起來的時候，拿起申報來一看，「美人魚楊秀瓊在滬到處歡迎」幾個大家的標題，立刻就現在我的眼前，這新聞，計開：篇幅一頁四分之一，照片共四幀。昨天又有新聞兩則，一曰：「楊秀瓊等昨青年會表演」，又一曰：「三朝禮今日款宴楊秀瓊」，計篇幅約一頁六分之一，照片一幀。



這年頭小事記

忘我

奉行頂出勁的  
沙某書店。

新生活運動發  
動於南昌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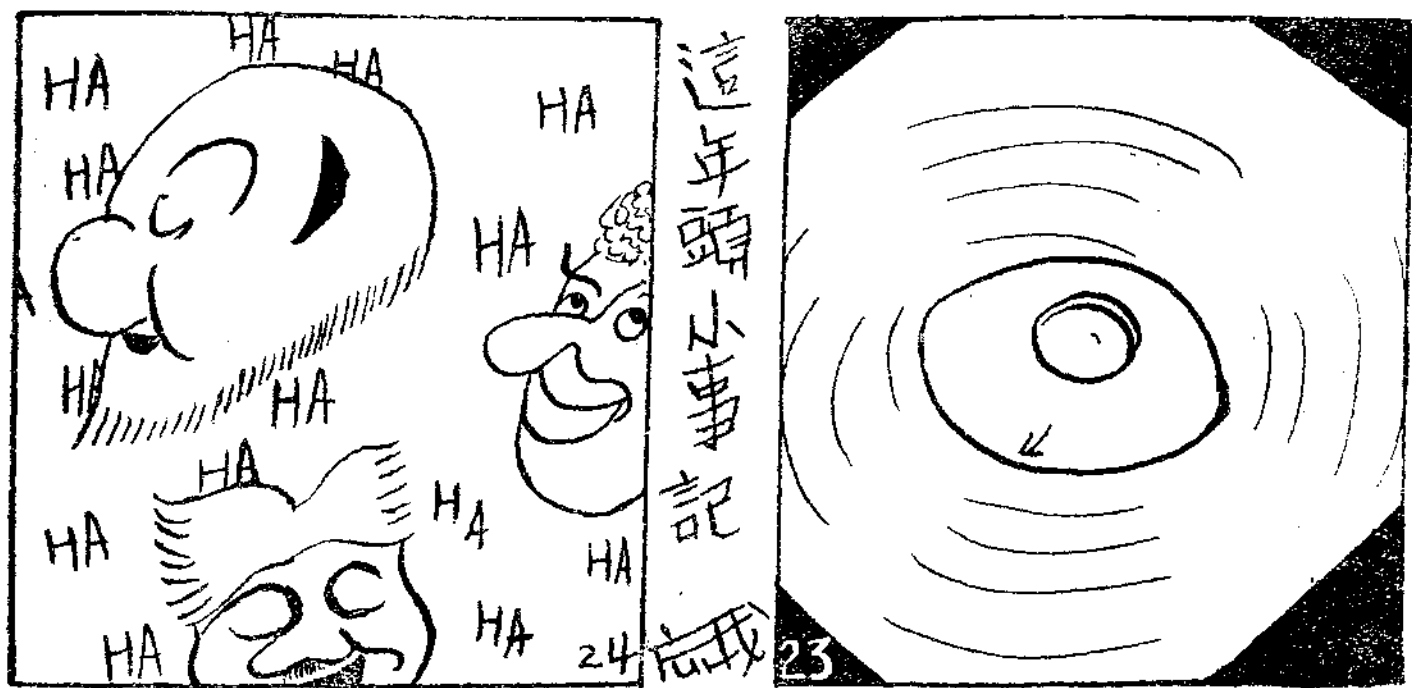
今天照樣又有了兩則，篇幅也約佔一頁六分之一，照片二幀。看情形大概是還要登下去的，一直到她走了還要登幾天，如「楊秀瓊全家已安然抵港」之類。

某要人來一個歡宴，某團體也來個歡宴，某經理也來一歡宴，這裏請去參觀，那裏又請去表演……這可真忙煞了我們的楊秀瓊女士了，於是楊女士說：「身體連日應酬疲勞，稍感不適，或將留滬二三日稍作休養云。」幸而我們的楊秀瓊女士是「美人魚」，所以才「稍感不適」而已，如果是「多愁善病」的小姐，這一下可不真把她病倒了嗎？

誰說現在的中國社會還重男輕女呢？且看我們的楊秀瓊女士吧，堂哉皇哉的要人，祕書長諸民誼先生不是為她親執鞭役，給她當馬車夫嗎？這給一般老頭子聽了，大概總會嘆一聲氣，說：「唉！為什麼我家不生一個楊秀瓊呢？」吧。

提到了要人就想到了救國。自來救國的花樣就多得很，譬如：政府說「上下一致，協力救國」，開工廠的說「提倡國貨救國」，電影院說「娛樂救國」，跳舞的娃娃說「跳舞救國」……等等，數不勝數。現在楊秀瓊女士又給添上了一個「體育救國」。然而，楊女士救了一點什麼國呢？這裏不去管她，不過，楊女士要把「體育救國之精神帶到南昌去。」這可使我們有點擔憂了，誰不曉得：南昌是「剿匪救國」的聖地，而楊女士却要把「體育救國」帶到南昌去，這麼一來，豈不把南昌的民衆的觀聽淆混了嗎？楊女士，救你們的國去罷！

一九三四，八，七，晚。



唯一的科學發明，蝶仙盛行一時。

笑煞外國人，氣死科學家。

# 楊秀瓊在高橋

百里

寒暑表，水銀在一百度這裏直往上冒，屋子裏熱烘烘地。自家流着汗吃完了午飯，看看已是十二點半了。

懷着一顆崇拜英雄與美人的心，熱烈地，興奮地，挨上軟燙的柏油路，挨進火炕般的船艙。

黃浦裏滾着浪，青空裏飄着雲，吹着風，不知誰哼漁光曲，悲壯的曲調，悠遠的聲韻，在這個間裏，倒怪夠味的。

船到高橋碼頭，滿眼睛全是人。車少人多，咱擠到海濱浴場，這身衣裳是濕透了。這樣擠呀擠地下車，擠到售票處，擠出錢，擠得票，擠了進去。人，掛着汗，油着臉，頂上冒着氣，個個急迫地，挪動着脚步，擠着擠着。



一個門前懸着歡迎遠東游泳冠軍楊秀瓊女士幾個斗大的字，看了想着，怕這精神與物質的損失是夠值得的了。

拐進門，奶黃色的西式建築樹在眼前，這是高橋飯店，闊人們的居處，露台上露着幾個洋鬼子頭。

得不到結果，到海濱，又滿是人，海水中擠着數百游泳家，年青的，老的；白的，黑

的；男的，女的；肥的，瘦的；美的醜的，嘻笑着，游着，泳着；不，蹲着，爬着，在這黃濁的潮水裏。

咱一來不會游，二來懶得爬，兀自坐着吃瓜解悶。等着等着，四點鐘了。

「媽的，怎還不來，不是說三時一刻表演嗎？」「好大架子！」「不要說壞好人！」：「又半點鐘了！」羣衆飛着怨言了。來路上走下一二個女游泳家，來了，包圍上去，開麥拉歪對着。經了說明，羣衆又散開啦！接着笑聲和怨聲。遠處的人，還是湧向中心來。

一分鐘，五分，十分，廿分……，在這炎熱的火傘下，期待着，急切地，焦灼地。

空氣緊張噉，羣衆齊向來路上湧，真來啦！似乎被吸的鐵屑，瘋狂似的。人說嘉寶是南極特等女性，那咱要說北極該是楊小姐了。



楊小姐被兩個臂上有藍花紋的「弟兄」保護着，小弟弟昌華在前邊走，老父柱南在後邊跟，楊小姐似乎很害怕很厭惡這些歡迎的羣衆。確然，這些羣衆太瘋狂啦！把小姐圍在核心，

簡直像小姐步履維艱。據說，還有人對小姐有不好的表示，這當然使小姐更不高興了。



，着護兄弟的紋花藍有上臂

一個不留神，不見了楊小姐，據說是回飯店了。原因是海水淺，人多，所以只好作罷。羣衆頹喪着回到飯店門口，但鐵門關了，把捧楊小姐的大衆扔在外面。

楊小姐在裏面拍了好多照，回二〇二號房間了。久久地一無動靜，主席團也一無表示。一部份的羣衆開始咒詛了，但大部份的還是對我們的楊小姐原諒的，擁護到底的。

末後，不知是誰力量，鐵門開啦！羣衆把奶黃色的建築包圍起來，亂七八糟的嚷着，要求着。不知是因為羣衆的盛情難却呢？還是因為賺得一注橫財的覺得不好意思？石階上有人說話啦！什麼楊小姐一定游泳的，大家快快退到海濱！再有五分鐘……有了結果，自然大家退向海濱去。

主席團忙着拿來兩根竹竿，這是保護楊小姐用的。警察們手鎗高擎在手中，如臨大敵。空氣一緊張，楊小姐下來了。她看了這般情景，也不覺莞爾。這樣簇擁到海濱，楊小姐一門三將就入了水，羣衆要看得真切都顧不到脚下，涉在水中。警察們手鎗高擎着，拖着沉重的脚步，（蓋有十幾斤之皮靴一雙）隨在楊小姐附近實行保護，雖然渾身濕透，舉步艱難，不顧也。此點不能不叫人折服的。



。去水下直，中在擊高鎗手

楊小姐今天頗不高興，在水中打了一個小迴旋，就上來啦！沒有施展驚人的本領。主席團，警察們……都簇擁上去，武裝保護着回去了。

就這樣子，咱們這兩毛錢門票算是丟定了。羣衆在沒有收穫中得了一些收穫，都搶着車子走散啦！

人要問起咱這次得到些什麼？咱可毫無猶豫的回答是空虛。同時萬萬分的希望她能益自勉進。

## 鄉風

虞家桐

(七)

械鬪與菩薩

一個月沒有雨下過了，太陽像火傘一般掛在天際，很驕傲地放射出炎烈的熱光，大地上一陣陣地冒起火焰來。溫度在一百十度以上，睡在樹蔭底下的狗，拖出舌頭很短促地呼吸着，牠真沒有方法來挨過這樣酷熱的天氣。無論是誰，手裏不停地揮着扇喊：「熱呵，熱呵！」

整整一個月未曾下過一滴雨，地皮乾燥得沒有一些潮氣，微風吹過時就捲起漫天的塵土。這是許多年沒有碰到過的天氣。田裏的稻禾被晒得可以用火燒燃了，人們喝的水也在鬧荒。可是天還不下雨，大小池塘早就變做晒場，池底子裏擺滿了菩薩和龍頭神。這是農民一種迷信的行爲，也是農民在無可奈何中一種自相安慰的愚行！天沒有雨，稻禾晒死了，秋收無望了，絕望了！許多人都餓死的可能，都在預備着做流離無定的難民了！

「呵，怎樣辦呢！」

「怎樣辦？還不是由天！」

農民們的互相對語中十足地顯露着絕望了。

有許多人以為所以有這樣一個長旱時期，乃得罪神明而來的。於是乎農民們在想不出方法來抵抗旱災之間，做出最可憐的行爲。他們迎菩薩，接龍頭，在涸燥池塘的底裏搭起神位，烈日如火，他們禿着頭不停地跪拜祈禱。「菩薩呵，池塘都涸

燥了，稻也晒死了，可憐我們吧，給點雨救救命。」

「菩薩呵，你已經坐在涸燥的池塘底裏！」

這樣的禱詞，這樣誠實無虛的禱詞呵！

道士和尚們也全體動員，焚香燒祈雨疏文。

天空仍是蔚藍的，雨一滴也沒有求到，可是爲了祈雨的人們，已經流過許多次的血了。械鬥，爲菩薩而械鬥，爲雨而械鬥，爲稻禾而械鬥，也就是爲生命而械鬥！

事情的始末是這樣的：

甲村接菩薩求雨，乙村也要接菩薩求雨。在各自村境裏的菩薩都接來祈求過，結果却仍是苗枯地燥沒有雨，於是請巫者來卜問，說什麼各村境內的菩薩都沒有雨藏着，惟在甲乙二村交界處一尊菩薩有雨。聽了巫者的話，加之農民望雨心切，而巫者在甲乙村所說的話又是一般，甲乙兩村就一同要接那尊在交界處的菩薩。甲村爲了怕乙村先行接去，老早就派人去守住廟門，剛在這時，乙村怕甲村先行接去而來守候的人也到了。兩方守候的人都是在村裏算是熱心——會搗亂——一點的，因此乾柴與烈火碰頭，就短兵相接地打了一場。甲村去的人數少，於是打敗逃回村去報告。當然囉，自己吃了虧而其想叫人代爲報仇，不得不把事實說壞些，說得甲村的人不論婦孺老壯個個怒髮衝冠，要是這個時候他們抓到一個乙村的人，那一定像許多影片上所看見的黑人抓到別色人種時把他來活祭了剝削一樣的治法了。甲村的宗廟鐘鼓之聲跟着打敗仗而回來的守候者的喊聲響了，全村的人集齊在宗廟商議怎樣對付乙村？無疑地，談

決案是如此：「全村在五歲以下，十六歲以上的，都帶了刀槍出陣，老幼與婦女守村」。決定了，刀槍從許多年以前械鬥過而封藏着的倉庫裏搬出來了，用火藥鐵盾的一尊砲也搬了出來。這情形是多麼的嚴重！幾百隻手握著幾百杯齊心酒，大家很興奮而沉重地喊：

「乾了此杯呵！上陣時生死不顧！」

「誰先去挑戰？」

「我！」

「我！」

「……許多聲音回答。

「願去的跑到廊下來！」於是頃刻跑出來四十多個壯漢，手裏拿著大刀，尖刀，朴刀各種武器。

「你們打頭陣！」

「好！有福同享，有禍同擔！」

「要一個人先去通知喇！」一個聲音。

「不要，衝進他媽的狗窩去！」

「對呀，踏平他媽的狗窩！」

「雞犬不留！」

全體武士出動了，村長三老伯監陣，他騎着一匹拉車子的馬！許多婦女拿著鑼鼓在後面吶飯助威！

在另一方面，乙村也像甲村一樣地喝同心酒，挑選打頭陣的，從倉庫裏搬出刀槍來，村長做監陣，婦女敲鑼鼓吶喊助威。兩枝隊伍漸漸接近了，太陽放着酷熱照射在這兩枝隊伍的

頭頂，似乎要加高他們爭鬥的熱度。終於甲乙兩村的隊伍在一個平坦的野場上對面而立地紮住，先由兩村的村長開了談判，誰打勝，菩薩就誰接去！打傷或打死各聽命運！於是悲劇開始了，鑼鼓與吶喊之聲喧天而起，刀槍相擊之響騰地而生了。這裏是一羣野獸，真的是野獸！人類呵，本性暴露了原來是如此的殘酷！

「放呀，放呀！」甲村的有些枝持不住喊。於是砲手燃着藥綫。

「碰！」乙村與甲村的人全體臥倒，但是乙村遲甲村的幾十秒鐘。

「你們暗算嗎？好，再來吧！」乙村的村長指着三老伯罵，帶領壯丁回去了，可是已經許多是永遠躺著不會回去，也有須人扶抬歸去，也有呻吟着爬回去。

械鬥結束了，但是恐怕還會鬧第二次，於是第三者跑去告訴政府，一隊警察和一連保安隊開到兩村之間來彈壓。第二次悲劇才免除發生。

這一次的械鬥，法院勘驗結果是：兩方各有死傷，計甲村死五人，傷二十八人。乙村死十一人，傷十六人。事件談判的終結，甲村代乙村收殮，乙村代甲村收殮。死者是死了，活着的由縣長領着喝和氣酒。席間，聰明的縣長說了一番很聰明的話，使甲乙兩村的人都覺到慚愧。

「爲接菩薩而相爭，甚至於械鬥，大家鄰村人竟會刀槍相向，死傷狼籍多可憐！要是菩薩有雨，真的有雨，難道甲村接

了菩薩，在五里路以內的乙村就沒有雨嗎？況且菩薩是泥塑木雕的，那裏真的會有雨？這次不幸事情的發生，我覺得是非常的錯誤，本應把主腦重辦……」

我耳聞着械鬥的經過，我耳聞着縣長的話，我第一佩服甲乙兩村的團結精神，不過他們的眼光太底！我再也佩服爲一縣之主說話風涼，輕鬆！

## 田家小札

古紫

### 苦旱之一幕

小柴：

你大概還記得可弟的小嘴巴，在這時候頂喜歡嚷：「我要桃子，我要吃桃子，我要，我要！」的吧。以前我們不是都喜歡可弟這天真爛漫的要求嗎？有一次，爸爸爲了要滿足可弟的慾望，不是在深夜裏還叫我們跑二三里路，到鎮上給他去買桃子來嗎？爸爸最愛可弟的，我們也高興時常逗他一塊兒鬧着玩的。可弟真是我們一家裏的「快樂之神」！

入夏以來，就大熱難當；熱倒不要緊，可怕的是從上月起，到現在差不多一個月不下雨了。現在的田家是十分需要雨水來澆養稻苗的，如果一向都是「風調雨順」的話，田頭的稻，一定可以開花結子了。但是，爲了大旱，稻還是像矮小的秧芽一樣；非但短小，而且已經晒得黃頭焦爛，祇剩得奄奄一息了！溪流，小河，池塘里的水全給我們屛乾了，人也不分晝夜地車水，忙得很疲乏了；今天上房山叔竟在水車頭晒得發痧了哩。

車了水。像沒有車的一樣，實在水量太少了，那裏抵擋得過這毒日也曝曬！並且水也車完了。田泥一塊塊裂開去，像龜背一樣。天呵，老天還沒有一些兒下雨的兆象！

爸爸這幾天瘦了許多。他老人家一向是個樂天知命的人，近年來不知道什麼緣故，他那嘴角的笑痕，已經變成額上的縐紋了，酒也喝得多了；天天搖頭嘆氣，說：「這年頭真是不容易過，一年不如一年了！」對於可弟也不怎樣寵愛了。可弟這幾年紀，當然不知道什麼叫憂愁的，所以仍舊同往年一樣，嚷着要吃桃子。柴，這年頭我們那裏還有閑錢來給可弟買零食呢！所以可弟再三嚷着：「要！要！」的時候，爸爸走去抱起來，一句話都不說，就在他小屁股上很命地打了幾下。可弟一向沒有人打過他，爸爸也一向不讓什麼人打他，這回可弟終於被十分愛他的爸爸打了！所以可弟哭得很可怕。爸爸打的時候，面孔已經發白了，好像很心痛似的，打了之後，就默然坐在一邊，沒有說半句話，只是歎氣着。後來等媽媽提着空籃子，從田裏回來，看見可弟這樣哀哀大哭，抱起來忙呼着：「實實，誰委曲你，誰委曲你！」的時候！爸爸的眼淚，簌簌地滴下來了。於是，一家人好像被圍在死國裏，這陰森森的沉默，使人感到無限的悲哀！媽媽也流着淚，大姊也流着淚。

「到田裏去還會有菜草嗎？不相信，空籃子帶回來纔相信了吧！」爸爸已經變成一個固執的，可惡的老人了！「這樣的天，人也要晒死的，那裏還長得活瓜菜！你看，再這樣晴下去，不晒死也得餓死！還嚷什麼桃子！」

可弟又猛的哀哀大哭起來了。

柴，本來這時候我們的菜園裏，不是很可愛嗎？一進門去，就看見在翠綠的瓜棚底下，掛滿許多圓的，長的橢圓的，扁的，各色各樣的瓜；畦裏長着嫩綠的小白菜，還有我們自己種的紅娘，也一個個排在竹架下面了。可是，現在，現在什麼都給晒死了！夏天我們唯一的蔬菜是瓜和菜，這些既已晒死，所以我們天天只得醃清鹽喝薄粥。爸爸說：『以後恐怕連口薄粥也喝不成了！』可怕的旱象啊！

隣舍老三他們一羣小夥子，在曬着什麼了千丈潭也快晒涸了，再晴幾天不下雨，包可下潭捕魚了。那裏的魚又大又肥又多，不是這麼大旱大燥；神仙也捕不成的。他們對於旱天，是一種意外的喜悅嗎？可是，當爸爸聽到他們這些話，深深地歎了一口氣，悵悵地說了一句：『無賴！』柴，對於捉魚的玩意，我是非常歡喜合夥兒來幹的，不知怎的，今天對於老三他們的論調和希求，反感到同爸爸一樣的憤恨哩！大概自己的心境也與從前不同了吧。

八月九日寄

## 鄉居雜談

老圃

乘着學校放了暑假，回到暫時居住在鄉間的家裏——並不是避暑的家，是冷天住着不搬走的——跑出了人聲嘈雜的都市，走進了大自然的鄉村，香甜的鄉風，悅耳的蟬鳴鳥歌，無怪陶淵明不願作官，想回到鄉下的家裏去呢！真是叫人「只願鄉居不羨仙」。

小麥是割過去了，總算收成的不錯，可是洋錢太貴了，收成好也無濟於事，一大車的麥子也換不了幾十隻大洋回來；真是「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現在雖然出了舊曆五月，已經是六月中旬，忙的程度並不減低，什麼穀子地裏要陳莠啦，白薯地要翻秧啦，要陳虫啦，太陽還沒出來呢，就都在那裏弓着背工作了，任你午後一百零幾度，他也不停止他的工作；到了收穫的時候，全家總動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充滿了愉快的笑容，中午了，便看見那樸素的鄉下姑娘來送飯，背上仍拖着長長的髮辮，那雙瘦小的腳，真是不足一握，替她擔心要跌倒了怎好，午飯怎麼吃；套上小紅鞋，也怪勾引人的，比起都市的高跟鞋來另具有別一種風味在裏面。

他們結婚真早，有的十六七歲就作了父親，三十幾歲，就作了祖父，五世同堂是很容易見的；並且媳婦比丈夫差不多都大上四五歲，有時可以還可以看到一個十二三歲的丈夫，娶位廿歲的妻子，他倆的結合真不知是什麼味？我記有這樣兩首兒歌，足可以形容這樣夫婦的味道：

(一) 待說郎來，郎又小；

待說兒來，不叫娘。

(二) 你小，我也不嫌你小，

我老，你也別嫌我老。

據說，鄉下的老人們，給兒子娶很大歲數的媳婦的原故，是為的多一個人做事，和服侍服侍自己，本來十二歲的時候正在淘氣，再娶個十二歲的來，不但不能做事，反到幫着淘氣。

因為這樣子結合的結果，他的丈夫太小，她已經發育充足，不會安慰她，不能滿足她的慾望，便有好多的風流事兒演出來，她們並不用到旅館裏去，就在那大自然的麥地裏。

他們的結婚程序，完全由家長包辦，絕無一毫隨意，更無所謂「離婚」，除非到城市裏去當老媽，和車夫或廚夫發生了好感，認識了「離婚」這是個名詞，否則「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定律，是永遠不會在他們腦筋裏磨滅的。訂婚的時候，女家照例要向男家要采禮洋數十元不等，須看雙方境遇如何，多少還含些買賣式的味道。

鄉下女人最可以為都市女人作表率，作模範的，就是工作和男人一樣，也挑水，也下地作工，田裏工作不忙，便打柴，縫衣，作飯，喂豬，牧羊，……絕不像都市的女人，每天替外國作銷貨員，把丈夫用全部精神力賺來的錢，隨意的浪費，縫衣找裁縫，作飯僱廚夫，柴不用打，豬羊不用喂，可以到市上去買，一天坐在屋裏吃，吃的同豬一樣，悶了找幾個同志打八圈麻雀——誰說鄉下女子是寄生，幫丈夫工作，就是他的工作，她吃她丈夫的飯，就是她應得的報酬，何必一定要去作「等因」「奉此」去才算自立，鄉下女子才是婦女的模範。

### 本刊啓事

本刊第三十七期因送審查被抽去過多，潰不成軍，不能如期發行，須俟重印成再發行，務希讀者原宥。



務請認明  
駱駝標

# 金駝牌

## 鮮橘汁

即駱駝牌

### 鮮甜可口 人人愛飲

亞美鮮橘汁公司出品



# 新生活運動 男女勤儉提倡國貨

## 兩大要旨

！做去地實踏脚似不，喊吶裏

目前新生活運動，實行於全國，實為復興民族之第一方針，然而新生活運動之要義雖多，尤以勤儉為首，提倡國貨，為勤儉之具體表現，且其目的在於節省，而往住是以勝過舶來品，且其色彩鮮艷，工作之良伴。

永不褪色，  
褪色包換，  
如用金手牌線綉成物品，用水洗而變色，或光彩黯淡者，一切損失，如數照賠。

以前用外國線者，保請試用金手牌，保使滿意。

上海四馬路家園太坊  
榮豐廠出品  
餘豐昌啓



中國古來以農立國，而今農村趨於破產，於是要人們憂心忡忡，羣議救濟，大開會議，成立委員會，大概不久，可以希望有空前的榮華了，中國人的前途是洋洋的。

水深火熱中之農村，農民其束手待斃乎，抑自行努力奮鬥以求活路乎？這是成問題的。

救濟民衆之大方策，也是若干人出路之一。 文傑作

農村已困苦疲憊不堪，其慘狀必有足以令人深思者，本刊兼注重此類稿件，見讀者源源惠寄。

本刊啓

## 入伍生活

武夫

當兵最苦就是入伍的時期，這時期一過，生活便會一天優越一天，天天祇讀幾鐘頭書，操也少到一兩次，和學生時代的生活差不多，每月還有四五元的餉做零用，衣食當然都是公家的，三年期滿，出來馬上便派你一個四五元的事，這是一個朋友告訴我的。

把我聽得心花怒放，因他說入伍時期的苦，在我是一點也不覺得苦，反覺得比家裏窮困的度着生活還好。他所認為苦的，便是早起問題，和飯食問題，其他都不怎樣苦。

我想，在偌大的上海，半年上來一個機會也找不着，有這好的機會，何可再猶豫呢？反正，入伍期間還可將我身體練好，那時，不高興轉考航空就是呢？總之，腦裏的幻想美麗，非現在所能寫盡底。

家裏雖用『好鐵不打釘，好仔不當兵』這話來阻我，還說軍隊自己互相殘殺太殘忍了，我回答他們，自從『九一八』『一二八』以來，軍人的地位是增高了不少，除了是頑固老者還存着一個『好仔不當兵』之外，這有什麼相干呢？至於，殘殺現在已轉變等對外了，當兵不是件醜事呀！那上面不是明明要中學畢業才可投考嗎？！所以它的生活是和街邊的募兵不同，是在學校一樣舒適，出來還有官做呀？家裏總算給我說服了。

那滿頭的黑髮，現在變成光頭，西裝綳襯衣，換了草綠色制衣二套，襯衣是老布的，頭幾天那八個鐘頭的操，在那烈日

底下，真有點受不住，襯衣制服簡直可絞出半盆汗出來，既沒氣力洗澡，實在也沒地方洗，要洗還須遵軍紀，團體的五六百人排隊到一個小塘發綠的水裏洗去，洗後身上一種微微的臭味，還要兩三天才能洗一次。

操後制服和帽仍不能除，也不能扇扇，還有下雨也不能打傘，因為這會喪失軍人的威嚴，汗濕祇好由它濕了又乾，乾了又濕，不然，老弟兄是有權隨便打你的，假若反抗便是想死，因軍隊最講『服從』，新弟兄常未過慣這種生活，不留神的反駁問時，老弟兄便立即報告長官集合號一吹，長官便令那侮辱老弟兄的出來，然後叫廿幾個老弟兄每人找根棍棒，四人將他手脚按住，那廿餘人的棍便死勁在你身上打得殺豬般叫爹媽也不管，打得你聲也沒有了，也不再掙扎了，便一脚的踢出幃門外，生死由你，這次真把我嚇呆了，默想當軍的真是殘忍的嗎？一層壓一層，長官管老弟兄，老弟兄管我們，

唉！我的心是寒了，他們對那募來的還要怎樣殘酷呢？慘啊？

晚上睡的床是火熱底，每間房睡七八十人，空氣是壞極，任你怎樣熱怎樣悶，八個鐘頭的操下來却令你打床便好大好睡，飯是每日三餐，其實祇有一餐是飯，早晚却是饅頭，菜天天是茄子蘿蔔之類，湯是開水放些醬油，鹽，豆腐鹹菜之類，飯是硬如石子，不過，老門檻祇須把湯一泡就易下嚥多了，

不久，我是生病了，滿生痲子又比痲子奇癢，每日早晚高熱，除了醫生看你兩次外，誰也不來由你；病中那些飯菜還是

依舊，絕沒一些稍易消化的東西，一天病加重一天，終於。

鄰床一個老弟兄，問我爲什麼來當兵，是不是經濟的壓迫，不過，我告訴你，你能盡力設法讀書或找得其他職業，還是離開這兒好，我身體太弱，這兒的苦你真食不了，出路從前還好，現在，想找個排長做也難，我爲什和你說這些話，因我是因『一二八』全家被日人毀害，迫不得已才來當兵，其實，我本身是十二分不願意呀！這兒太殘忍了，老弟兄常打死新弟兄，除非亡命的逃到這兒當這個呀？

第二天早晨，又一連發生兩次慘聲，我實在沒勇氣再聽再見這這聲音，終於設法由家裏把我叫回去，總算受了三星期的刑。

完

# 學文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要目

- 月夜在鷄鳴寺(詩)……方令孺
- 元霄(詩)……臧克家
- 樟鐘(詩)……陳江帆
- 春(詩)……包乾元
- 往日(詩)……陳夢家
- 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小說)胡適
- 鬼哭(獨幕劇)……君 蓋
- 論不隔(論文)……中書君
- 波德萊爾——幾種顏色不同
- 的愛(論文)……聞家驊
- 詩的法典(論文)……曹葆華譯
- 匡齋尺牘(詩經研究)……聞一多

零售每册 三角預定 全年三元 半年一元 六角郵費 在內發行 部北平嵩 祝寺後身 一號上海 總代銷代 定處四馬 路現代書 局，

北平嵩祝寺後身一號 學文月刊發行部

# 自傳叢書

## 廬隱自傳

黃廬隱女士遺著 每冊實價洋六角

中國文壇上，女作家寥寥若晨星，廬隱女士爲國內三大女流作家之一，不幸上月以病而亡，吾人不能再讀其作品矣。所幸女士著有自傳一書，詳記其生平，坦白誠實，得未曾有，足爲研究女士作品之基礎，足爲理解女士作品之助，尤足爲青年其好之讀物，以其敘言人與刻苦奮鬥之徑途也。書已出版，印數無多，欲購從速。並有邵洵美先生長序，尤爲名貴。

## 從文自傳

沈從文著 每冊洋六角

天才而又多產的作家沈從文先生，已名滿大江南北，無遠不屆，而且多才又多藝，其生平，想必爲人所樂聞。殊不知沈先生從苦出生，讀書甚少，大部由自修中得來。又是生長蠻荒之邦，受大自然的陶冶，故爲文詭奇多姿。從小當士兵，在軍隊中做下級工作，又是很特別的。他的能有今日的成就，事非倖致。本書是他的自述生平刻苦上進的歷程，讀之不但趣味橫生，而且獲益必多，幸勿失之交臂。

## 資平自傳

張資平著 每冊洋六角

## 巴金自傳

巴金著 每冊洋六角

第一出版 社發行

上海平涼路平涼村二十六號電話五三三〇三號

## 七夕雜談

老圃

在十日談第三十八期出版的前四天，是舊曆的七月初七日，在這天有一段極香豔，極摩登的一段神話，尤其是在鄉間，討這七夕更為重視，婦女休息一日，除去做飯以外什麼都不做，至於什麼原因，也把他作為一個節日看而已。

關於這個故事，在北方一帶相傳是這樣說：在一個小康的家庭中，一幼弟受其嫂之虐待，每日牧牛，人皆稱之為「牛郎」，是為故事中之男主角。某日，被嫂以毒餅與之食，彼未食即被一黑犬嚙去，未幾黑犬即斃，後即分居，彼只分到每日牧放之老牛一頭，田數畝，破車一輛，遂行單居。牛郎以年初孤獨，時常哭泣。一日，牛忽作人言，指彼致富之道：傳此牛為上天之牛神下界，更指引其至一瑤池，為上天仙女沐浴處，令彼擇一配偶，牛郎見一女郎頗合其理想中條件，乃急抱其池旁之衣而去，以終身為條件，作為送還衣服之交換，女無法從之，女郎為「織女」，是為故事中之女主角。生二男後，女即悄然回天，去未遠，牛郎發覺，乃担二子追去，途中忽遇王母娘娘，織女稟明前情，待牛郎追走近前時，乃以頭上之簪子，劃為一道「天河」，並喻只准每月初七會面一次，她倆誤聽為每年七月初七會面一次，乃揮淚別去。

在秋冬之交的時候，許多人更可指出所謂「天河」，那「織女」星，那是「牛郎」星，「牛郎星」旁之二小星即其二子。更傳說在七夕這天夜深時，童男童女在葡萄架下面，可以聽見

牛郎和織女的哭聲和訴別後苦情；還有許多男女孩們，都焚香獻酒給牛郎織女，她們的目的，有人說是在希望能夠覓一個如意的郎君。

根據以上的傳說，有些像是中國的「愛神」，外國的「愛神」是有翅膀小胖娃娃，可是沒有中國這個愛神，還附有這許多香豔，悲歡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傳說來源很早，在唐代開元天寶遺事上就有關於七夕乞巧的記載。

沒有對象的曠夫怨女們，不必着急，不必學中央大學的趙美青自殺，中國的愛神——牛郎織女會賜福與你們的。雖是神話，在中國這個國度是靈驗的。

# 女壇登龍術

章克標著

連史紙印 上下二冊 古式裝訂 風雅可愛  
內容充實 趣味悠長 既莊且諧 亦喜亦憎  
曝露鮮明 指摘入微 借鏡有道 趨避須問  
莫入歧路 離此迷津 春雷一聲 直上青雲

定價大洋一圓陸角正

第一出版發行

# 前途雜誌

第二卷第八期  
文化統制專號

——錢目——

|            |             |     |
|------------|-------------|-----|
| 論前途        | 救濟關係之惡化     | 吳鐵城 |
| 文化統制論      | 文化統制宜先於經濟統制 | 李季  |
| 人類統制的思想    | 演進與三民主義的使命  | 賀衷寒 |
| 文化統制的意義    | 根本與前線       | 劉春霖 |
| 中國統制的性質    | 與民族前途       | 茹春浦 |
| 中國統制的條件    |             | 李若堅 |
| 中國統制的歷史    | 及方法         | 葉冰  |
| 文化統制的意義    | 及方法         | 張雲伏 |
| 現在中國統制之檢討  |             | 方秋園 |
| 藝術統制與藝術自由  |             | 李霖  |
| 文化統制之理論與實際 |             | 殷作楨 |
| 中國統制之目標及方法 |             | 沈玉波 |
| 中國統制之民族復興  |             | 楊太  |
| 中國統制之階級    |             | 許空  |
| 三民主義的統制階級  |             | 楊太  |
| 統一文化的統制階級  |             | 蕭太  |
| 藝術的大救濟     |             | 蕭太  |
| 時事受畫(六幅)   |             | 林適  |
| 時事日誌       |             | 蕭太  |

價目：本期刊零售每份三角，全年十二元。半年六元。郵費在內。特刊期內九折。自一月一日起。定價七折。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分售處：全國各大書坊。編輯發行所：上海龍路七十六號前途雜誌社。

本期本欄，材料太多，故不及刊載，因有不能刊了之概，故逕不刊並非因如材料缺乏，與吸煙室之暫缺一次是不同的，請讀者諸君注意為荷。不信請看廣告，其中全該是有益世道人心之作，特為推薦。



(從第一一七面接來)  
為朋友當「義務」吧。

敘述完了。這是千萬萬確的一回事。教育的當局呀教育的專家呀，你們讀到了這篇記錄，請問有何意見？唉，長此以往，不加整頓，中國教育的前途，真不知伊於胡底了！有人主張「大學閉門論」，我說，這倒是一個乾脆的辦法。

假若有一天沒看報，便好似有件事沒辦完似的；如今竟全然與報紙隔絕了，在這一點上，似乎與監牢相似。於是在這一月裏，便茫茫然，任事不知，實在太痛苦了。

尤其可笑的，便是檢查信件這件事情，這當然是下級長官按照軍隊條例辦理的，其實這是與不設置報紙一樣的錯誤。但是既然完全軍隊化，所以我們也沒法反對和建議，因為在軍隊下，軍人是沒有這種權力的。

## (六) 出營

短暫的一月倏忽的渡過了。這最後一天終於臨到，這天早上當然要舉行出營典禮和檢閱。也奇怪，每人竟好似添了幾倍的力量，操演很來會那麼的努力，直到汗濕透了衣服，才又鼓起餘勇，奔回營去。回營之後，便忙着解除武裝，領證書，收拾行李，直到出營令下了之後，才各校整隊返回舊校。

憶起在營時那種熱鬧情況，與奮時那種精神，練習散開時衝鋒的那種震人的殺聲，舉行夜間演習時那月下行軍的景象，和在大雨中鶴立其聽某人訓話時的那種精神，不由得悚然神往，感覺到當時的那種偉大和努力的。

——八月於濟南受完軍訓後。

全球總動  
員之導火  
線，國人  
可不自啓  
乎？



雲南路美旅社

審口所見，

文傑作



典當同業之贊  
助新生活運動  
熱心可佩。



報載：津市近發現偽女探名  
范香白，天津法租界該女探  
貌甚美，能操英日法三國  
語，其刺探方法以色肉  
藉以法識我軍  
政要人偵探  
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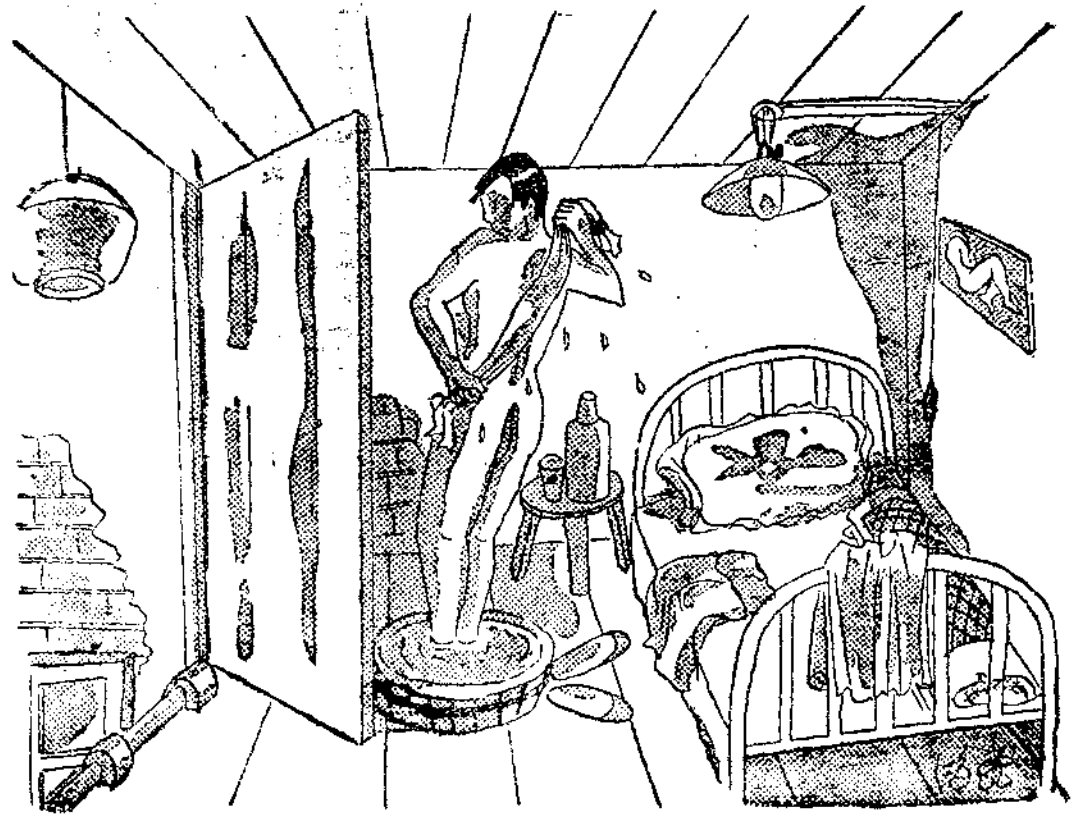
美國勞動總同盟會長顧林氏廿七日發表談話謂六月現在  
美全國失業者為一千三十一萬二千人云

京教女不願佩桃花  
華聖社會局請改國或菊紋  
向社會局已批作不准佩桃花  
花華聖非會侮辱性也



團體住居人之暑期生活

類鴻飛作



# 文壇畫虎錄

## 謝冰瑩印象記

牛 遲

中國文壇上的女作家，真是寥若晨星，如果要苛求什麼意識正確，思想前進，則更是難乎其難了。

冰心是安安逸逸地「春水」樣的心，現在是做著博士太太，和孩子的母親；盧隱則像流星樣地是陌落了；而丁玲，至今生死問題猶神秘莫測，我們益發對中國目前文壇上的荒涼，而覺得女作家之可貴了！

這樣，我們值得來提起「女兵」謝冰瑩。

謝冰瑩在國內文壇上所以會成名的緣故，自然是由於「從軍日記」的處女作得到林語堂，孫伏園推重之故；更由於他的「棄夫」顧鳳城的努力標榜，纔使她在文壇上有了相當名譽。她之所以會博得好評者，原因是中國文壇上少有幾位能夠不寫身邊雜事的女作家；而冰瑩，却是一九二七年代，黃埔女生隊裏的一個；女人捐鎗桿兒上戰場在中國畢竟少見，何況當時轟轟烈烈的二次革命，是值得用血記載在歷史上的，一個女兵的日記，其能引起當時文壇底注意是無疑了。

-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備永為事，屬實實實，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著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但，這也不是說她的成名全由微倖或偶然；她的顛連刻苦的豐富生活經驗，和某時期的奮鬥，努力是造成她成功的要素，這也是不能否認的。

我認識冰瑩是在去年她來廈門教書的時候。她到福建據說已有二年，正是上海脫離了左聯之後，她就跑到閩西的龍巖去；在閩西善後處當宣傳科科長，這是大家當時說她已成爲社會民主黨，A B團唯一的證據；那時閩西的確已成社民A B團所謂「生產大衆政權」的實驗區；後來的閩變，也無非就是實驗區的擴大而已。

是在去年冬天，我因事到廈門大學去；在禮堂發現一個文化研究會張貼着醒目的佈告：

「本晚七時假本校大禮堂，特請女作家謝冰瑩女士講演。」  
纔知道冰瑩已來廈門。那天晚上我物地冒風到廈大去，想一觀丰采，並順便聽她的演講。

遲遲到七點四十五分才見她來，我們坐在禮堂上已等得頗不耐煩；一進門，掌聲雷動，大家禁不住都站起來看，其中尤其女同學們，大家爭先搶後地伸長了粉頸。掌聲過後，冰瑩



「有青」出現。

那天晚上，她穿着一件黑呢大氅，式樣已很舊，長長地掩沒腳背，一望去活像個「少」閩娘，開頭就說：「我是個女兵……雖然打過仗，……但今天這樣多人；我却有點害怕了！……」台下接着就一陣哄笑爆發起來。

那天她講的很蕪雜，內容也並不精彩，講題是「時代與文學」，講了半天也沒有個頭緒來，大家很失望！當然，會做小說不一定讀過小說作法」，或寫得出「文章入門」；冰瑩雖能夠寫很好的文章，却對理論上沒有多大的修養；其實目前中國文壇上又有多少修養的作家！

演講完後，女同學們圍着她談話，那時正是人民政府成立，報上發表她將做文化委員會婦女科長的消息，她正對大家在解釋；說她上福州去是為代學校交涉經費的，並不是去做官。

此後，因了友人的介紹，我們會去訪問過好幾次，漸漸地也就熟悉起來了。

冰瑩，並不像名字那麼地漂亮，是個長方的面龐，還帶有些許雀斑，自體瘦弱，中等身材；因為在北平住過，能夠說一口少許帶有點湘音的國語，說起話來，嘴裏的舌頭常常發出「得！得！」的響聲；口才流利，和她坐談不怕枯燥；待人接物，她有一種老於世故的沉着穩健；對待青年們，她是熱烈，直率而又坦白的；她有時看來很天真，因為倒底還是「女孩子」，甚至看來好像粗率淺薄，不懂什麼似地。她有時好誇耀自己，常「我當時……」，某作家對我說：「所謂作家，她常指出的名

字是魯迅，林語堂，或柳亞子先生。她會攝影，常常攜了照相機去拍小照；曾攝有龍巖的風景，在時代畫報上發表過。

冰瑩，在這個時代裏，祇少她是個新人，她有副並不封建的澈底地頭，尤其是「性」的澈底的解放；在上海藝大時，有一次，她在寫壁報，當着男生面前她說：「等一等，啊！尿急了，讓我小便去！……」她沒有一絲閩秀小姐們的羞澀傳統觀念，完全打破所謂男和女的神祕關係。

在廈門她前後也祇有半年吧！隨着閩變，她回到湖南家鄉去了，聽說和她在廈門的一個同事姓黃的同居；在廈門，她出過不少風頭，會到各校演講與詩人方瑋德，作家馬仲殊等發刊「燈塔」一期，並因為「廈門青年作品選集」寫序，而引起廈門文藝青年的不滿，斥為誇大淺薄。

冰瑩，到底是前途有望的女作家，三十歲了，正是創作力富強的時期，我們等待她的努力罷！

一九三四，七，二八。

## 厲厂樵

籃浦

南國也可算是坐第一把交椅。而在羅西出奔，胡春被冰捕後的南國文壇，也可算是「我們的王冲」了。

第一次的會面，是三大巨頭發起的作者俱樂部的第一次（也可說是最後一次）茶話會。地點是小北郊外的一小茶寮，時候大概是民二十一的冬季，有點弄得不大清楚。

一個肥胖胖的身體，給一件灰色的薄絨的長衣蓋上了，臉孔有點像神像店裏掛着的張飛，不過下巴却沒有這麼多鬍子。

他是作者俱樂部發起人之一，所以發言的機會特別多，而他的嗓子却很不爭氣，聲音送了出來，老是鑽了自己的耳朵而鑽不到別人家的耳朵，而且還帶有點混濁的江蘇腔，所以很難聽得完全他的說話。正因為如此，他也特別地顯得心焦。

從那次之後，作者俱樂部曠了兩聲便消滅了。而我便沒有看見他的機會了。直至去年春，有一天又在新聞職業學校裏碰着他。假如他不是一個有特別標識的外江人，我真不會認得他了，原來他長得實在胖了，真像一個挺着肚子走路的小官僚的模樣。

聽說在新聞職業學校是每周四小時課，科目是新聞文學。雖然他的說話不很容易聽，但是因為他的名字的原故，所以學生聽他課的也很多。

他很愛抽煙，也愛走象棋。聽說在半夜裏，還在跟他的妻舅在下棋，一晚抽一包煙是并不希奇的。又聽說他常把自己做好的什感，念給他們的家人聽，但也得他的家人再次念回給他聽。

近來他的文章發表越多了，在他主編的「東南西北」（即以「黃花」）也常見有他的什感發表，并且還替一份小報昏掉場面，而專意地寫一篇迎合讀者趣味的怎麼小說「正因為愛她」，聽說是每天交一千字，而每月稿費是六十元。還聽說他寫這篇稿子，大概是須在每晚下了棋之後，十二時以後才動筆的。不過因為他是名作家，否則這篇小說一定不會報館老板的賞識。

的純文藝月刊）寫「創作經驗」，而又替一個非驢非馬的「幽默半月刊」寫「你的話」。這些都是近來才發現的，這是一個名作家的必然的忙碌。

## 再記尤墨君

蓉

本刊三十四期文壇畫虎錄阿發君記四作家，誤尤墨君為尤墨君，顯係記者以耳代目，試就我所知道的，再一記之。

禿頂，圓圓的面孔，短短的鬍子，一副老光眼鏡，一身寬袍大袖的尤先生，在初次和他碰到的人們，總懷疑這道貌岸然的尤老頭子，是個衛道派，誰也不能相信他在講「羅襪襟解，微聞蕪澤」。「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的時候，曾在口裏發出格格的笑聲和吐出尺外的口沫呢？

他好用肯定的語氣，而尤以「沒有別個字好填的」一句為傑出，上學期他在杭州師範舉行國文常識測驗，中一題是山陰道上應接□□，一女生以「蒼蠅」填入空白，後來尤先生就拿這事做笑柄，重演其傑作曰：「山陰道上，應接什麼？除了「不暇兩字，是沒有別個字好填的。」這或許是尤先生說話時表現的藝術高明吧！此後這「沒有別個字好填的」的一句，竟交了紅運，繪形繪聲，一時為學生間之口頭禪。

尤先生喜收藏，有一次得到一份考舉人的試卷和泓一師李叔同寄來的書函與一紙血書，他都拿給學生看，說是給你們廣廣見識，這些東西，他是預備裱裝起來傳子孫的。

尤先生很很愛他的大兒子尤敦誼，在國文課時，我的小孩

師範高師科二年級國文講義附錄裏，他曾編入尤敦誼我投考中大之經過一文，——發表於四十六號中學生——據他自己說明編入的原因，是給同學們升學的一個參攷的，阿發君說他爲兒子吹牛，真是太冤枉了他老人家。

拉雜的把瑣事寫了幾段，現在再把尤先生的略歷介紹一下，作個結束吧！尤先生是吳儂軟語的蘇州人，在浙江省立高中和師範學校做過國文教師多年，去年和今年二度爲浙省中等學校會考國文批閱委員，他不但於國學很有根底，就是英文也不差，平素治學甚勤，喜寫作，他除前數年在中學生雜誌上登載的國文講話和最近在自由談上發表爲吳稚暉愛讀的一篇從中學生寫作談到大衆語是用真姓名外，其他用筆名在春秋發表，他最愛讀歸有光的文章，因爲震川能以家庭瑣事入文，說來娓娓動人的緣故。

記者按：這麼一來，此位墨君先生到底是姓尤還是姓尤却很成問題了，雖則尤只差一點，而姓字原不過一個記號，並無多大關係。我們一般人大都理解爲該人是姓尤的，可是這篇短文却像是他的滴傳學生所記，應該是不會差的，如何是好？記者實在無法解決，可否請義務包打聽一查究竟。

## 邵爽秋先生的背影

飛 衛

爲了穿土布，爲了提倡土貨運動，邵爽秋先生現在是漸漸受社會上的人注意了。雖然有人批評他是不安於士大夫階級

的士大夫階級，中國之所以糟，就糟於這般人身上（見大晚報火炬裏秋子先生的文章。）但是在現在的中國，邵爽秋先生終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至少他那番苦幹硬幹的精神。

我因爲常常接近邵先生的緣故，發現除了他那番苦幹硬幹的精神值得我們注意外，還有幾點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1. 善吹牛——邵先生吹牛的本領是很大的，雖然他自己承認他吹牛的本領還不及陶知行先生，但邵先生是陶先生的學生，大概也總得到多少衣鉢真傳吧。這恐怕是邵先生的一大缺點，因爲吹的結果，反將實際的工作忘却了，好像邵先生主辦的大夏民教實驗區，在外面是吹得很利害了，但事實上現在的大夏民教實驗區除了幾塊木招牌外，所謂成績，恐怕還要期之於將來。又像大夏民教實驗區的築路運動，鄉民因爲自身的急迫需要而自動起來築成一大段了，還有一小段因爲種種關係而不能築，但邵先生爲着便於吹起見，却不幫助鄉民將那小段路築成，反而叫鄉民另築一段，預備他招待要人們參觀通汽車用的。可是這段路鄉民並不需要的，而那段最迫切需要的路一道到現在還沒有築成功，這都是因爲吹的結果。

2. 太刻薄——邵先生是刻薄不過的，至少對學生是如此。（至於對他的夫人是否刻薄則不得而知。不過他提倡土貨，穿土布，而他的夫人却旗袍，大衣，高跟鞋非常摩登。）他常常要學生替他做工作的，如做索引，寫咭片之類。考試非常多而且嚴，不管學生有沒有時間。不然，就拿績點，學分爲要挾，恐嚇。假使同時要學生做兩件事，學生對他說做得這件便不

能做那件，他便很滑頭的說：「這是兩會事，不能混為一談。」。毫不為學生的時間和能力設想的。是的，他根本拿學生做一件機器看待。因為太刻薄的原故，他給學生的印象是很不好的。

3. 不澈底——這點恐怕邵先生會否認的，因為他承認他是很澈底的人。不過事實是最雄辯的，許多事實都證明他做事很不澈底。好像他提倡土貨運動和社會節約，但他却有一部很漂亮亮的私人黃包車，這部黃包車是否土貨就須請教邵先生。有一部很漂亮的黃包車，養一個車夫，這還算得節約嗎？而且邵先生是主張深入民間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但邵先生坐着很漂亮亮的黃包車能深入民間嗎？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嗎？這，恐怕邵先生會說為節省時間起見，但邵先生既然穿土布隨時碰壁，碰壁所浪費的時間恐怕也不少吧，好像邵先生自己所說的，某次穿土布到某校去演講，遭門房的白眼不許他入去，在外面等了兩個多鐘頭，裏面聽演的數百學生，也白等了兩個多鐘頭了，統計起來這次浪費不下千多鐘頭。那麼邵先生何必為愛惜幾分鐘的時間而置黃包車，自己毀壞自己的理想呢？何況在物質文明的上海，到處都有電車公共汽車可坐。其他如他反對看電影，而他自己却去看。種種都證明他做事是很不澈底的。

以上所舉並不是我故意挖苦邵先生，將短處宣揚出去。其實，我太愛惜邵先生，太欽佩邵先生了，因為人多是不能看見自己背影的，所以我很誠懇的將邵先生的背影剪下。希望邵先生

知道這自己背影之後，努力，更努力，完成也為理想。

# 人言

本刊為大眾所有，社會大眾希望說的，我們目的。

每逢星期六出版全年五十期，預定一元八角零售每册四分。

## 第一卷第二十七期目錄

|            |    |
|------------|----|
| 待宰的羔羊      | 郭明 |
| 殺人的考試      | 象恭 |
| 由生產教育到考試教育 | 禹銘 |
| 論機關的浪費     | 鼎新 |
| 大學生無用論     | 溪恩 |
| 人與自然的鬥爭    | 乃常 |
| 七日日記       | 徒然 |
| 一個人的談話     | 而美 |
| 由北平到開封     | 少安 |
| 吧城的中國妓女    | 關南 |
| 越南東埔寨的漁戶   | 蔡東 |
| 暑期軍訓之經過    | 定餘 |
| 勞者自歌       | 子愷 |
| 從鄉村教育想到    | 彌妬 |
| 怎樣破除迷信     | 淡偉 |
| 一周彼        | 記者 |

人言周刊 第一卷合訂本上册精裝 一元五角

## 青島巡禮

吳贊廷

倘使把北平警做古樸的老人，上海警做狡詐的流氓，杭州警做溫柔的處女，蘇州警做秀麗的文人，那末青島是怎樣一種人呢？他獨自表現着另一派，他是使你感到另一種滋味，他是有着德國的沈重日本的小巧，中國的樸厚的一種人物。

說起來誰也難能相信的，這樣幽美繁華的都市不久以前還是一個荒涼的漁村呢！

這漁村先是被德國人做着軍港，歐戰後乖巧的日本人承襲了德國人強佔的軍港；于是大陽的旗子就扯遍了青島，木屐的跡痕就印遍了青島，這好比一個純潔的鄉村姑娘，先被土劣奪去，又被流氓強佔。

這只是換了個主人。中國人依舊是奴隸有什麼法想呢，『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現在雖說是日本把這片土地付還了中國，但是他們的兵艦仍舊是早發夕至的，只要他們高興。

倘使你能夠把這種可恥可怕的現實丟開，今夕只談風月地苟安着，那末青島真是一個幽美的花園，在夏天的晚上，你站在靠山面海的涼台上乘涼，那四圍稀稀疏疏睡眼惺忪似的燈光，掩映着，一堆一撮的高下錯落的洋樓，那碧紺色的海，銀色的波濤有節奏似的撞着石堆作響，黑暗中海面的胸衣慢慢起起落落，靜化的美感，真能使你完全沈醉在恬靜的詩趣中。

倘使你袋裏有錢，那末你就可以在沿海的太平路和萊陽路上乘着一九三四式的流線形的汽車兜風；這裏的汽車一羣一羣

地真和穿梭似的飛過呢！沿途的風景是這樣地幽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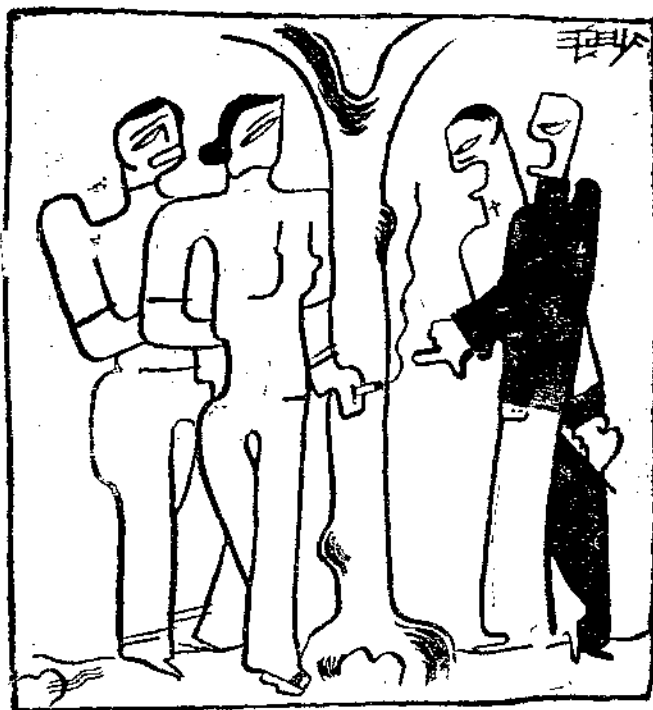
匯泉一帶新建的柔綠的大草場，中山公園裏德國移植來的高度發展，胸部解放的矯枉過正；高跟鞋鞋着地基礎面積是這樣的少，使你會替她寒心跌跟斗。

海浴場沙灘上各種顏色的木板屋，和特製的大布傘；兒童的叫喊煩囂着；女人的大腿，引誘着；潮來時的歡樂，狂呼着；沙是這樣的柔軟，坐在上面比坐在波斯織的毛毯上還舒適呢；微燙炭貼地，使你週身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又麻又癢的快適！

東鎮是日本屬留民的中心地帶，由日本神社的下面往東走，長長的一條遼寧路，二旁掛滿着日本文的市招，在左近冷落的小街道裏，一所所矮矮的互簷下，三三二二紅襖藍衣的女人，滿臉濃脂厚粉，使你疑心立刻會一塊一塊地掉下來，她們用着可憐的眼光搜索行人，這是商品，——這是只要幾角錢就能滿足幹粗活的工人某種要求的最低等商品；門前都掛着一盞煤油燈，那便是標識，營業時間是不分晝夜的！

西方是工業區，日本的資本，中國的勞工，合作着；是山東全省粗原料的整批供給處，左近是豬窩般的低屋；短衣密扣的男子，梳辮花裳的姑娘，在煤灰塵土的交織網裏生存着。

這是一個中國式的都市，當然免不了有着中國都市的病象！外國兵艦的鳴聲，告訴我們這都市是隱伏着嚴重的危機！倘使能夠今日只談風月地苟安着，這的確是一個幽美的花園般的風景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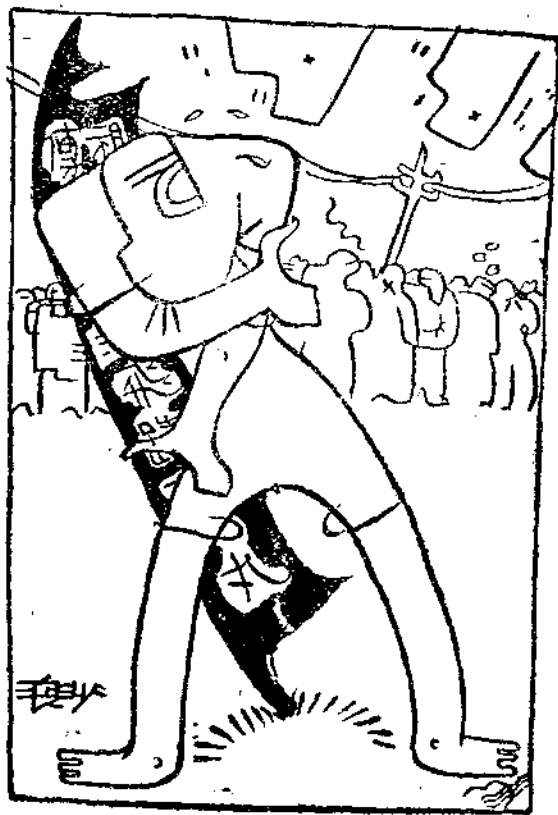
### 新填地素描

林浪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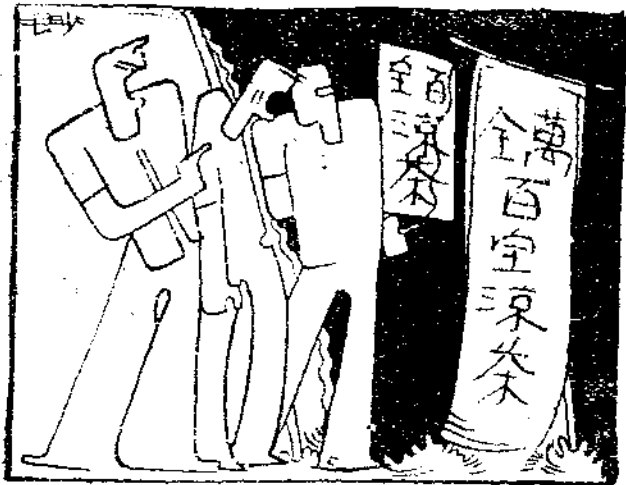
新填地——珠江一個新填的堤岸，蜿蜒地擺在廣州的最前面，那兒，因為一面是水，這邊是幾個高大的洋房遮着了，像成了別一個天地，人們永遠是一堆堆地擠來擠去，當我們一進去，首先觸着眼簾的，就是那搔首弄姿底艇妹，（在艇上居住的妓婦）他們扭動了屁股的，掀動焦燥的雙唇，眼珠子眨上眨下的，響着肉麻的叫聲「叫艇呀喂！叫艇過夜呀喂！」這些聲音刺進了人們的耳鼓，人們也許會陶醉了的和她們勾搭幾句，不過，價錢倒便宜，幾毛錢可以過一夜，這倒比較住旅店好的，雖然幾毛錢洩不了慾。

在夏天，肉與汗底氣味包圍了這氛圍，雖然是這樣，但人們不會減少。

這也許是最出風頭的一個，高吊的大旗在空中飄揚着，上面寫上了幾個斗大的字「×××祖傳跌打刀傷丸」，圍滿了人的，裏面點亮了火把，這真奇怪，任裏面的主角是怎樣地嘶破了喉嚨的說得天花亂墮，但，誰買？這羣人看完了裏面的人耍完了一套拳，就靜悄悄地走開了，可是當這人拿起火把搖晃着，伙計們使勁地敲動着鑼鼓時，於是，別一羣人又集攏上來，一夜賣不上幾個丸子，始終是捱過了一夜，除了這地方真的沒個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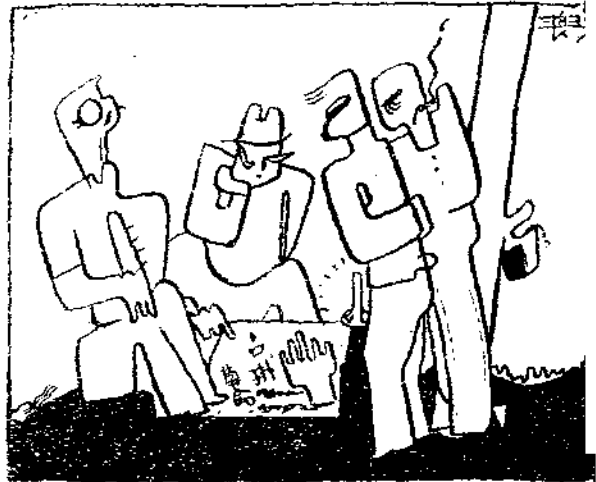


撥動鬍子，架起眼鏡的占卦拆字先生，翹首望着遊人，說：「朋友！贈你一個相！」這倒總沒有問題的，橫豎這玩意兒毛錢就夠，所以，他們一夜來也找得頓飯，



讀書的朋友，高高地站上板樓，大聲地：「這個潘金蓮，一挨挨向武松這邊來，說聲：哥哥！一人們笑了，三個銅板子儘好玩。」

什麼刨冰，香煙販，舊書攤，炒田螺子，什麼牛肚粥，真多，數也數不清的，近來，爲了這炎熱的天氣，多了幾家撐起布蓬子的涼茶店。



## 夜街頭速寫

楊未期

### ——神秘的夜

太陽一溜過了一間浴室那面的屋脊，在這小得十字路口沒有交通警察，別的地方也沒有崗位的街，準有數起人在打架和罵架。這天晚上，我才吃過了從街上帶回的幾個麵包，攪了一壺開水，肚子脹得很不舒服，於是摸着肚子，赤着膊，走出小騎樓之外，看看街景。因爲有一點風，人是閒適的。剛轉頭過這面，那面便鬧哄哄的吵起來了，中間有個女人的高聲，看看是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在戳鼻指眼的相罵，男的是一個瘦小個子，女的是一個能幹婦人。迫着男的，像要咬他，可是經男的一掌推開了，咆哮一聲，重復上前，儘指儘戳儘罵，男的一掌又推開了。……推開，仍然又上前，男的發起的肩更發起了一點，僅有皮的臉癢癢着，猛的拿起一條凳子便要打去，於是在嘈嘈吵吵看熱鬧的人，遂實行新生活（新生活運動須知中有條見人打架須趁中勸問），羣趨上前，奪下了男的橙子，而後把他送去老遠，他咕嚕着，發出痰塞喉似的聲音，帶去一副沮喪的神色。不一回，我住的小旅館的，整天一把藤椅，一把茶壺，坐在門口攬生意的一個大傢伙，又在和一個甚麼人在相打了。那個人扯起滿頭的紅筋，強強罵他，給他推倒了復飽以幾個茶壺粗的老拳，事還未了，這邊又是一個乘客和一個黃包車夫在相罵……

門口更來了一個伙計，搖着大扇子，拼命地喊：

「裏面，裏面！」

這別個天地裏真會轉掉你底知覺，嘈雜的聲音吵得翻轉你底耳根，這真是一個勞動階級的樂園，多熱鬧，尤其是夜之神降臨後。

一九三四，七，二十，於廣州西關，

是這麼的，兩口子鬧別扭，婦人和婦人隔街對罵，黃包車



夫和黃包車夫爭乘客，妓婦和無賴漢鬥嘴……我已見到慣了，在這條街每晚有十起或八起那是常事。我討厭地走入室內，已經是看不見什麼了。

把電燈一開，突然光亮得刺眼，這倒使自己吃了一驚，今晚覺得室內分外的寥廓——

我是避免問散得非相打相罵不能過日的日子而逃出來的，爲什麼現在復閒散地看閒散的人相打相罵過日子呢？忙碌呢？緊張呢？

往日相打相罵的人呢？

小旅館的牀和椅桌之類，還是火烘過似的燙人，據從包書得來的報紙說，這裏的室內氣溫也有百另三度。想起了這，更覺得熱。飲了一杯白水，重復出去。十二時停止營業的浴室也熄去了電燈，門口橫七豎八睡着幾個人，捲在兩三個獨橙上，乾蝦似的；陳在睡椅或草蓆上，死青蛙似的……

這種露宿的現象，在熱和臭蟲和蚊的三重壓迫之下，也是看慣了。滿街像像剛經兩軍肉搏之後，數不具數的屍體在僵臥着，有時聽到粗暴的鼾聲，覺得是受傷未死的呻吟；賣餛飩的梆子，老是那麼突然的敲起來：『撲朴朴朴』，而後『撲——撲——撲』；聲音沉重而陰幽。不一回便見一堵黑的東西，帶着一盞紅燈，幽幽地蠕動而過，片刻便在那面朴朴朴朴——朴——朴，表示他的存在。幽靈似的存在。

在前一刻，是有許多女人們和孩子們的，女人乘哺孩子之

和男人或女伴扯些閒天；孩子則多半在膝上睡着了，大一點的，則滿街跑。這時街上的小販多到數不出，賣水果的，賣綠苔湯的，賣冷麵的……

是的，在熱，蚊，臭蟲的三重壓迫之下，我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在某一時候有甚麼人打從這裏經過，每個人有一個怎樣的臉，怎樣的聲音；賣西瓜的在這裏停留多少時間……是的，在黃昏時我知道除打罵架之外，有很多的事經過。半點之內約經過二十部汽車，速率不甚高，甚至有一兩部是要人推着走的。約經過二百部黃包車，有十分之一二是私家的；坐車的，男人約爲女人的二倍。自轉車則如這個時候塘上飛着的蜻蜓，那麼多，那麼閒散，多半是兜風的。對面的浴室門口會開來一列警察——雖然不穿制服，可是我知他們是警察——臉譜是沉笨，在叫子的命令下，入去之後，我從不向這面的窗口望入去，那是怎樣的富于土耳其風呵！不過在他們出來之後，裏面却富於南洋的風度了；這浴室是最下等的，光着身子一絲不掛的人們，都有一副赭褐色的肌膚，起稜的肢背；這時，一壺茶，一枝煙捲，把雙膝支得高高的。我總覺得他們是坐在棕櫚樹下，或橡林邊；但是他們是在排遣一天的疲勞呵。

街上的行人漸漸的疏了，當然車子也跟着疏，一直到下夜一兩點鐘，只偶爾有幾部吧了，這時預備在街邊露宿的在和一些納涼的女人們談天說笑，惹得小販子在轉角處聚了一簇，賣冷麵的，換上了一片竹片有頓挫地敲着『格——得——得得』，『格——得——得得』，一面答誦別人一兩句；賣黃金瓜的有一個喊



得真漂亮；黃綠豔豔的是壓着嗓子的；一個，他喊的聲音；會使人想到他在漲紅了臉，暴露起無數的青筋，拚着命的，不知那沙音是叫些甚麼，他是在賣五香茶葉蛋和別的什麼的……

不一回，妓婦們便經過這裏了，挽着流浪漢，或攜着『姐妹』。爲了職業的關係，對路人投射勾情的眼波，甚至碰別人一下。生活的毒針，在戳着她們的肺腑。這是在街上足現了巷後的景象之後，時分已是子夜。

到『朴朴朴！朴！——朴』的餓餓擔子敲過的時候，街頭又聚了許多小販和拉着空車緩步的黃包車夫。這些人的騷音，代替了鷄啼。

下夜三點鐘，那沈着聲音的第一個賣糕人，拖着鞋子喊過了，於是第二個帶痰的聲音的，等三個嘶啞聲音的，第四個高聲的。第一個像怕驚醒滿街的睡人似的。

這時我已爬上了向街的小桌。把桌子拖在欄杆邊，那是有一點風的，而且桌子也不比床上那末多臭蟲，照理我應該好好的睡熟了；可是一聲淒涼顫慄曼長的聲音使我毛髮悚然，我不得不倒耳傾聽，我不得不壯着胆子昂頭起看，看那個人是賣甚麼的，但遠遠的見他並沒負有或攜有甚麼東西，只朦朦矓矓中似乎挽着一張橙子；不久，他擺下橙子在街心，向上跪下，叩了一頭，於是又曼長顫慄涼的叫起來；於是我看見他一縷兩縷的頭髮吊出來，額前閃閃發光，單掌在胸前合十；到街燈下也近了，我看清楚他的臉是污垢的，兩眉感着，眼色灰白，嘴角向下吊，嘴唇因爲發聲的緣故，抖動得很利害，頭髮蓋着兩

耳，額前是圍着一條金屬什麼，穿着一件沙彌的式樣的破污的半長不短的衫，脚下給他自己的蔭影遮着，看不清楚，右手僵直地拿着一張白木的橙子。剛才那叫的那聲，到我的樓前戛然而止了，跟着拋下橙子，跪了下去。我恐怖極了，假如不是滿街的睡人和黎明時分，我真要喊人了。我把我自己躲在黑暗裏，想我一件甚麼東西來瞞準那頭顱擲下，打他一個出現原形；縱使不中，也好驚醒街上的人來擒拿這個鬼怪；可是當我找到了一個便壺，他已經起來了，幾乎是無聲的向去路緩緩地走，而且又那麼淒涼，那麼顫慄，那麼曼長地叫起來。在十字街口停止了，而且，向四方叩頭，一個車夫拖着空車，瞥了一眼，便滿不在乎地走過了，我於是想：這大概也是個人吧？

後來見慣了聽慣了，據推測那是一個癡心的佛門弟子，每晨所念的是佛號。

第一具雙木輪的搬運車，雷似的又把我轟醒了，我雖然疲倦，疲倦得要死，我也得翹首看看街上，太陽雖未起來，但亮光已到了，清朗而新鮮，這時，在經過的是搬運車，搬着煤炭和磚石泥土等東西，車夫把繩子搭在頸額下，用力的拉；黃包車載了滿車的瓜荳等蔬菜，和一個埋了半截身子在蔬菜中的還在打着瞌睡的鄉下人；有些挑着那些東西的人們，飛快地跑着，口中發出『杭育』『杭育』的聲音。

我已看見了另一個新鮮明朗的日子和另一個新鮮明朗的世界，習慣之後，我甜蜜睡熟了。

## 會考與學生

任子

會考是過了，入學考試正在舉行，會考及格的學生自然滿頭是汗，然不及格的也未必不忙。什麼拜見局長咧，開會咧，要求咧，……他們有他們的目的，和苦衷，他們不得不如此，這都是環境的驅使！

中國的教育，自科舉制的撤廢，直到現在會考的實行，求學的人，完全出於兩種不同的情形。先說科舉時候吧，讀書的目的是在求做官，只要文章做得深奧，合了主考的意，就有一步一步向衙門內走的趨勢，所以學子，只要苦攻古文，熟習一手打門采——字，就夠了。現在呢？讀書的目的，雖然不敢說是求官，乾脆點說，生活問題要解決是無疑的。什麼「青年人是國家的主人翁」，書要多讀，將來好救國……這一套話，固然是好論調，但唱起來總免不了有點肉麻。照一般社會情形說罷，如引用私人，拍上拉下，吞款作樂，這都成了社會慣例，與救國兩字似乎牛頭不對馬嘴，所以高唱爲國而讀書，爲做中國的主人翁而讀書的人，還不如說「我要應付環境，解決生活，不得不求皮毛，學點處世的滑頭」來得坦白乾脆！

現在讀書，與從前實在不同了，一切的一切，都要一張畢業文憑，不管你文章做得怎樣深，字兒寫得怎樣漂亮，現在新發明的會考，不能逃過，文憑總難到手，一切一切，仍舊如前。

會考與學生既有如此重要的關係，但是會

## 『世外桃源』的學生生活的片段

濠人

## 第二十九節

姊妹樓情人並坐

接近女院的花園，正當適樓的前面，有兩個形狀相同的宮殿式小樓：作正方形，上層縮小，屋頂作轎式。這兩個樓的建築很小巧美麗，是值得稱贊的建築物。燕京大學除了最偉大的貝公樓和圖書館之外，要推這兩個小樓最好看了；體育館的工程雖然偉大也還建得美麗，可是總不及這兩個小樓的玲瓏可愛；思義亭雖然小巧玲瓏，却又沒有像這兩個小樓來得富麗。

在南面的小樓，是女部主任的住宅；在北面的，是男女交際的場所，名字叫做姊妹樓。

男生是不能到女宿舍裏去的；依照校章的規定，女生也不能到男宿舍裏來；但這却沒有實行，女生到男生宿舍去是不致被拒絕的；不過多數的女生，却是自己不大願意到男生宿舍裏去。這姊妹樓，便是男女生會晤的場所，是男女生交際的唯一場所。

裏面的陳設很華麗，尤其是五彩的天花板的光豔更覺奪目。總共陳設了十幾付沙發，即是同時可以供給十幾對情人或男女朋友談話。坐位的距離並不近，細聲的談話不致於別人聽去。所有在座的都是男女並坐在一起談着話，決沒有同性的兩個學生到姊妹樓來談話的；因爲既是同性就自然可以在宿舍裏談話，用不着到姊妹樓去；而在環境都是一男一女並坐着之下，覺得兩個同性的人坐在這地方好像有點不合，甚至以爲是一件慚愧的事，也就自然沒有兩個同性的學生到姊妹樓裏來坐談的。

於是姊妹樓便成爲一塊美麗的園地，上面滿長着並蒂的鮮花，噴着芬芳的香氣。能夠到這塊福地裏來的人——和愛人到這裏來並坐談心的人，他們感到生活是如何的愉快！

？當罰？或是考察學校辦理的好壞？……這些我們且不管他對不對，總之，都是發明會考諸君的一翻好意，吾儕學生，豈敢却之？但是結果，照我的預料，或者有求生不得，救國更難提之感。

照會考的意圖而論，「會考是青年人多得些學問」，本預料家對於這種解釋，不敢有所非議，但事實是這樣，只要你是個青年學生，不管你的天才，性情，不管你將來的志向，出路，總之，規定的九門功課，必須門門皆知，這正適合多得些學問數字的意義，將來一旦走入社會，這也懂，那也懂，說起 $x+y=z$ 是拿手，孟德耳遺傳定律倒頗皆可背誦，H<sub>2</sub>SO<sub>4</sub>是硫酸，物理定義，公式滿腦袋皆是，至於 Good morning, yes, and no, my dear. I love you, 也能說上幾句，說到背他二十多個湖名，三十來座大城，四十多個年號，其簡直比總理遺囑還要熟十倍，再談「天上高高的月兒紅紅的亮亮的照在遠遠的一片如綠色俄國耗子似的一片廣大而寂寞的綠草地上……」這樣的文章，描寫得入化入神，若是翻成洋文，外國人看見了都要迷昏，坐着就可以把他們打倒這就是所謂門門都行。廢話且不多說，總之，這樣才配做一個中學畢業生——將來國家的是主人翁，這是救國之忽，不錯。

十日談

就「考考學生的程度，以定賞罰」而論，其所謂賞者，就是開一方便之門，讓你們高升去吧！至於罰，亦無非是徒利未滿，多坐一年中學。最近北平西城某校學生吳某，會考之後

或院都有一架電話，通話是很便利的。姊妹樓裏，也有一架電話，是為麼些「有情人」而設的。他們也許是由一方先到這裏來，然後打了一個電話給情人，請她或他到姊妹樓來會晤。聽到工友來報告姊妹樓來電話的時候，接電話的人的心常是要跳一跳的。也有的是先行約妥了到姊妹樓來會晤，不過一方到得早了，便不免要等得不耐煩，就打電話看去對方趕快來。這種設備是多麼便當的呀！

### 第三十節 女院前男子站崗

女院是不准男在進去的。偏是不巧，女生可以隨便進去的男生宿舍，一路進門便是門房；男生不能進去的女院，入門處却是一個廣庭，離開門房還有幾十步。男生到這裏來找女生的，須先按門鈴，在外面等候老媽子出來，告訴她要找誰說話，然後由老媽子傳達進去，等候着所要找的人出來。

因為有了這個轉折，費的時間就稍為長一點。而且，有時有了門鈴不見馬上有老媽子出來；有時老媽子傳達進去了所欲找的人又因故不能馬上出門；於是，男生們常要在女院前鵝立着久候。

女院的門前便是花園。在女院和花園中間，只隔着一條洋灰的小路。這小路只容得兩人並行，碰到前面有人來了還必須成單行才能夠走得過去。因是，這些到女院來找女生的男生們，便不能站得遠，只好挨近着大門站着，好像是給她們站崗的樣子。

也有些是還沒有做慣了這一套的，當他們呆站在女院門前的時候，碰着人走過，便要低着頭或搭訕着望着別的地方，好像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看着那情形，是很有趣味的。

也有些是常到這女院前站崗來的，當他按了門鈴，老媽子在遠處看見了他的尊容的時候，她使用不着走上前來問要找誰，却能夠沒有錯誤的給他傳達去了。甲先生是

，得再坐一年的處罰，其父案來認爲會考是未經地義，故欲重懲之，與某大懼，逃出不敢歸，幸他平日待人極好，交友極多，大家維持，致未流落。最近又聞其家正在託人四處尋找。吳母在家，因思子以致水米不粘，吳父不得已，東託人，西託人，但還是不知下落。本來吳某的天才極佳，尤好文學，但對於「十」之類，實在有些囫圇，他常說：「我將來學文，什麼「十」……和百多理化公司式，就是背得爛熟，永世不忘，與我實無用。」其實他因這這一念之差，而致落第，要知道，在這種強迫教育制度之下，不管你有用沒用，門門都要能夠背幾條才行。所以凡功課以強記爲功，記得多的就是優，記得少的就算劣。但老實，這一定義看起來似乎不錯，然劣的或者有一門之長，以後繼續努力，專於一科，不見得就一定是一塊木頭，也不見得就於國有害！所以我希望，凡認爲會考是天經地義的父母，此後少糊塗些吧！

談到會考的意義是「考察學校的好壞」，這固然不錯，但又發明什麼「四六平均計」，（註一）這種方法，頗欠公平，因學生就是學校的代表，有的學校根本就是做生意，但生意盡管做，「名列前茅」的心未必沒有，於是四六平均的「四」字，可就成了他們的活祖宗。所以，會考調查的結果，也不過如此。再者考察一學校的好壞，拿學生來做試體品，於理欠妥，這完全等於爸爸犯罪兒子也要受刑，恐怕法律上也不允許的。若是會考的意義如此，更可以得一個結論就是：「現在的學生不易當了學校不好，有會考來拷問，學生的供詞不好

要找子女士的，乙先生是要找丑女士的，丙先生是要找寅女士的，像這些有定率的，她們的腦中記得很清楚。甚至有時候在×樓來的電話，說要請××女士談話；她們接上了聽着是×樓來的，便會很聰明的向：

「你是×××先生嗎？」

「是的！」

這情形倒也很有意思。

### 第三十一節 菜館子東西差絕

燕大的東西門外，都有菜館子。東門外的菜館子有兩三個，做得很好吃的菜。西門外寫有一個小菜館子，價錢特別便宜。

食堂包飯每月八塊錢。有錢的學生覺得那樣的菜太不好吃，就有的在食堂上零食，隨意點菜；但也有的根本就不喜歡吃食堂上的菜，他們便到東門外的菜館裏包飯。那裏地方很乾淨，菜也做得好，包飯每天西餐每月自十元至十二元。早餐呢，他們也許吃牛奶，也許到食堂上吃肉絲麵或者高麗饅頭，隨時另外貼錢。像這樣的用飯，每月總在十五塊錢左右；只有公子哥兒才受得起。

西門外的小館子和這個相反：在一個矮小的屋子裏，廚房和坐位並沒有隔開；裏面，就不過容得住兩二隻桌子。菜是很簡陋的，價錢却很便宜。也有十幾個窮學生在這裏用飯，每個月不過花了六塊左右的錢。

穿着漂亮的西裝學生，是不會走進這小館子來的；掀開布簾走進去就聞到一股煤煙的臭氣，就是菜做得好吃他們也不願意進去。同樣，穿着藍布大袴的窮學生們，也不會走進東門外的菜館裏去的；因爲那樣貴的菜，他們吃不起，有一兩次例外的，那是同學請客，出的不是他們的錢。

### 第三十二節 學生輩苦樂懸殊

同是燕大的學生，苦樂懸殊是必然的。就燕京大學的情形來說，

學校自然是大增其光；其實內部，仍舊是民房三間，校長一位，黑板一面，粉筆三枝，學生數目不明；一類的玩意，不過，學生真不易當了，還不如變狗！（本處聲明，決不敢一概而論）

會考儘管會，學校儘管糟，學生仍是照來照往。誰不知道？徒造就了許罪惡，（註二）增加了許多悲哀，（註三）埋沒了許多青年（註四），但是，會考仍舊，學校如前，照來照往的青年！暗淡的前途有誰來顧及到！

註一：成績以學校四成，會考六成計算。

註二：偽造文憑之類。

註三：悲觀，自殺之類。

註四：有因環境關係，不能升學，一志願，摧殘殆盡。

### 入學試的怪現象

管漁

有人主張「大學關門論。」我是大學生，而且是研究教育的，我也附和這一說。自然，大學要關門的理由多着呢，許多教育專家都討論過了，恕不贅述。

瞧，北平的大學生，畢業了，着起慌來，大結同盟，喊起「畢業即失業」的冤，求救於政府當局。爲什麼？杜威說，「教育即生活」那末，在大學里受了四年的教育，一踏腳出校門，就鬧起失業來，不能夠生活，這是誰的責任呢？我知道，負有責任的人一定會那末地說——社會使然。

別方面，却有許多人在謀升學，希望快快就戴起「方帽子」來，以誇耀於鄉里。

據說，有華僑最高學府者，素有野雞之名

學生多數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窮學生佔極少數；因是，自然就快樂的學生居多，困苦的學生較少了。

燕大的環境最適於有錢的學生，有錢的學生在燕大生活着是很快樂的。一切都很方便，週到，和合於衛生。並且，娛樂的機會是很多的，在那裏決不會感到寂寞。

他們穿的是很漂亮西裝，對於裝飾是十分講究的。北平的大學生多半是穿着藍布大袴，很有樸實之風；就只有燕京和清華這兩個美國氣習很濃厚的大學，學生穿西裝的超過了穿布大袴的許多；尤其是燕京爲甚。

至於女生方面，那更不用說了；有窮人家的女子能夠讀大學的麼？她們的奇裝異服，是不用說的。有的，每個星期還必要慰髮和染指甲呢。

奏樂，唱留聲機，玩紙牌，食茶點，這是日常的工作。他們就是一個人人在房裏也不會孤獨，因爲他們可以在虛空中造出一個舞女的幻象，就抱着對了留聲機跳舞起來。有什麼娛樂會或者是有趣的活動，那正是他們的世界。假日到了，進城去尋開心，這時的花樣就更多了！

好些有錢的公子哥兒的學生，是過着這樣快樂的生活。像這種生活是爲窮學生們所不能享受的，他們所過的生活是和這個剛剛相反：

燕京大學的費用特別多，他們時時的在丁着錢憂。爲着要節省幾個洗衣錢，內衣褲襪子手巾，都是自己在浴室裏洗。爲着要節省點飯錢，也到西校門外的小館裏吃飯。爲着要節省一點宿費，去住着六樓底下的三個人一個房子的房間。沒有什麼娛樂，有之，那是在什麼集會裏，用不着自己花錢的。很少進城，因爲進城光是來回的汽車就要八角大洋；有時候不得已要進城呢，就走了里多路到海甸去坐公共汽車到西直門，然後就坐電車到目的地去，只須兩角多錢就夠了；這麼來回兩趟，不就省下了三角大洋嗎？他們對於種種的用錢，都是這樣的打算得入微的。

他們除了努力功課之外，——偏是這樣的窮學生要拚命用功，如像花了一個錢要

；但因她是國立的，於是，給這金漆招牌誘惑的，也大不乏人。不過，無論如何，同是國立的，比之清華，交通等等，差得遠哩，在鄭老頭兒駐校的時候，全權交給了他底女兒，寶甯，註冊課長，讓她任意施為，雖然不免糊塗之處，而她這鐵面無私，精明用事，的確可以一挽頹風。可怕，鄭老頭子被追離校了，他底女兒跟着然滾蛋；同時，改訂學校的計劃，以繼任非人，就功敗垂成！

這回入學考試，凡是有分投考的，都可以看得出這個糊塗的怪現象；可是，悶葫蘆里的臭東西，揭發出來，更令人「掩鼻而過之」。好，讓我慢慢地道來，——

在鄭老頭兒的時代，因為種種的關係，讓所謂要人們的子弟沒有經過考試就溜進來，算是試讀生。不過，照例要經過入學試驗才能夠升得做正式生的，於是，讀了一年，到這個暑假，才混着新生們一古腦兒的考入學試。那末，這個當兒就有許多把戲演出來了，給人們看得眼花繚亂。

要人們的子弟，自然有他的勢力，或者財力。有周某者，神通廣大，居然弄來了第一天的入學試題。於是，點起洋燭來，大開其夜車，準備「夾帶」的小紙頭。可是，別方面又有一班強徒，都是舊生，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放了步哨在警戒着，然後搬着梯子爬進辦公廳的註冊課，用「百合鑽匙」弄開了各個抽屜，找到了題目，就拿起包了手帕在鐘頭的手電燈照着，抄，照樣地抄。糟糕，偷來的題目去掉了，給人家拾到，就向教務長那兒告發。教務長生氣了，把註冊課長罵了一頓；註冊課長生氣了，又把教務長罵了一頓，果真是氣了，把

討回兩個錢的成績，才不會給學校便宜去了似的。——還要做着工作掙幾個錢來幫助費用。也有的是給學校的各個機關打字的，也有的是到圖書館工作的，也有的是做了教授的私人書記的，……像這些的工作，也是夠忙的。他們的生活的困苦，也就可知了。

### 暑期軍訓雜記

林夢波

說來可笑，總算做了一個月的軍人。因為我們雖是學生軍訓，而一切都是軍隊化。長官從營長到排長都是軍人充當，編制是按軍隊的編制，做息時間是按軍隊的做息時間。總之，一切生活都是軍人的生活。

我不願作怎樣長篇的記述，也不願寫怎樣詳細的報告，只不過揀這一月裏生活中，或觸在腦子裏的深刻印象，斷片的寫來，也可以見到我們生活的一般了。

#### (一) 熱和汗

入伍以後，最感到痛苦的事情，便是熱這件事。其實在這一百餘度的天氣中，那些避暑在山崖水濱，和電扇冰箱旁的先生們，還要嚷着熱，何況我們這些在烈日薰炎上操作的人兒，豈有不覺熱之理。

受到熱最快的反應，便是流汗。流汗

是我們的家常便飯。除非是陰雨天，我們流汗會少點。我們的內衣，一定須每天一換，否則，便立刻聞到汗臭的氣息。

實在的，汗洗黑了我們的皮膚，洗強健了我們肌肉。等到久了，我們雖覺到熱，而並不覺到可怕。牠惟一的威力，只是使我們出汗而已，牠還有什麼別的厲害？所以說：我們已以精神克服了熱。

#### (二) 操和勞

我們出操是每天兩次：早上六點到八點一次，下午六點到七點半一次。操的時節，第一感到的是熱，第二感到的是勞。其實並不是每遍操都使我們感到疲勞，有時也會感到很輕快的。但是我們感到勞不勞，是以長官高興不高興為轉移的。有時長官高興了，會使我們坐在樹蔭裏聽上半點鐘，只很輕鬆地操作而已。但是逢着長官不興高了，然雖天氣是很熱，他能使我

怪。不得已，馬上改題目，另外印過。強盜就是強盜，捲土重來，又偷過。

華僑最高學府里雖然不盡是華僑，而確是華僑的，脾氣可不大那偏。三言兩語，不對嗎，來，打個痛快吧。因此，監考的小職員，很客氣，分明看中了，都裝着眼盲。而招考委員會的教授們呢，却是戴起近視鏡的居多，而且身體孱弱，差不多給風兒都吹得起的，那兒敢作聲？這末一來，致遠堂里就差不多亂了秩序，變作騷場，變作航空演習的地方。

最後一天的早上，考的物理，化學。題目有了，做不來。到已經開考之後，才由某一位理學院的同學做妥。於是，徘徊在場外的「考試助手」，想盡方法來傳遞進去。話說自從失過題目之後，註冊課的人員就當心，就猜，猜到剛畢業而留校在註冊課做小職員的孔某；那末，孔某雖然是監考員之一，雖然跟強盜及其他打通了聲氣，可沒有辦法幫忙，因為有人在跟着他，監視着他。孔某不行了，就託了別一位，也是監考員之一，也是註冊課的小職員。最奇怪的，在鄭老頭兒的時代能夠擔任監考之職的校警，今兒可不同了，也幫忙傳遞了。呵，那個是「女人」呢，恁末不幫忙？

據說，偷題目的，本來的動機並非爲着男同學，却是爲着女同學，而且是校外的女同學。不過，因爲校內也有女同學，馬馬虎虎，都通知一下吧。男同學知道了，一定不放過的，不得已，連男同學都通知了。况且，那個生意，非得男同學幫忙是不行的。而願意幫忙的男同學，他們是試讀生，是切身的的事情，無論如何，都得盡力。自然，也有毋須考試的，不過

他之休息地操作，拔慢步，正步走，變換

隊形，有時生起氣來，會叫我們跑上十分鐘甚至一刻的跑步，直到我們喘不過氣來，汗把背上的衣服完全濕透了才止。

雖然終天在熱和勞裏面奮鬥着，但是我們想到了青年的責任，和應該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慣的時候，我們精神上就覺到非常輕鬆的快樂。

### (三) 午睡

其實在一天最使人覺到痛苦的時候，倒是午睡的時候。睡的問題是太不講究了，人大都是席地而臥，很窄的一間小房，硬住上六個人，每人佔有的，只有一尺多寬的一條地方。夜間睡眠還好解決，因爲我們可以每人拉蓆來，在院子裏睡下。惟獨在這午睡的時節，是太困苦了，六條肉身子，羅列在這一間小房裏，實在太熱，並且氣息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白天非睡不可，因爲夜間睡眠的時間，只有六小時，所以非得白天再睡上兩小時不可，其實在這樣環境下能睡得着嗎？那時的情況一言遮之，可以說是手不停揮，而仍汗如雨下。好的時候，睡上一小時，醒了以後，

人人便像落湯鷄似了。

### (四) 最快樂的時候

難道終天都是在熱和勞中生活着嗎？我們也有最快樂的時候。

這時候便是在晚操收了，日落西山以後，營長招集起全營的兵士，圍坐在草地上唱軍歌的時候。這時天空裏的晚霞，會那麼美麗的，成條的，成片的，成堆的，從紅色變成紫色，從紫色再變成黑色，白雲蒼狗，幻化無窮。加以晚風習習，暑氣全消，我們這時忘了是過着軍人的生活，忘了這一整天的疲勞，好像是又回到童年時，在夏日的晚間，弟妹們圍在一塊兒唱兒歌時的情況。我們忘了一切，只是引吭高歌，唱着那悲壯的，使人興奮的軍歌，直到天色黑了望不見人時才止。

### (五) 報紙和信件

在我們精神上最覺到不痛快的，便是缺乏報紙和檢查信件這兩件事情。固然，在真正的軍隊裏，軍人的智識很淺，當然沒有看報的必要，但是學生軍訓，似應稍有區別。閱報是每天必須的事情，從前在學校裏的時候，（以下接第九九面）



偵探小說

# 陸氏血案

樊達因譯

家械者

## 第十五章 屋子裏的兇手

(星期二，十一月三十日；十二點半。)

史納金和白克走了之後，范思從窗前轉了過來，踱到醫生的座位前。

「我以為，」他鎮靜地說，「假使我們能弄清楚在籐聲發生之前和發生的時候，家裏每一個人的所在地，就再好也沒有的了。——他們知道，醫生，你是大約在十點一刻到此地的。你在陸太太那兒耽擱了多久呢？」

白隆抬起身子來給范思一個不滿意的睨視。但立刻便變換了他這種態度，很有禮貌地回答道：

「我在她那兒坐了或許有半小時；後來就到了雪籟房裏——十一點稍微不到一點兒，我就說——在那兒一直到施德來喊我的時候。」

「雪籟小姐是一直在房裏陪着你的嗎？」

「是的——一直沒有走過。」

「謝謝你。」

范思又轉到了窗口，而葉達，他一直挑戰地看着醫生，把

雪茄從嘴裏拿了下來，伸長了頸子對着麥根。

「你知道，先生，我正在考慮着他們所提議的要派個人在屋子裏留心着各種事情的問題。我們可以叫這裏的看護不必在這兒了，要不要到總局裏去調一個女人來呢？」

白隆抬起頭來，熱心地表示贊成。

「好辦法！」他說。

「好的，偵察長，」麥根也同意。「你去辦罷。」

「你們的女人可以今晚開始，」白隆對葉達說。「你說什麼時候我就什麼時候來，給她一些指導。但也沒有十分專門的事要她做的。」

葉達在一本破日記簿上做了一些記號。

「我想你六點鐘來。怎麼樣？」

「那好極了。」白隆站了起來。「此刻，如果沒有事要我做的話……」

「很好，醫生，」麥根說。「請便罷。」

但白隆並不立刻出去，他先走上了樓梯，我們聽見他在敲着雪籟的房門。幾分鐘之後他下來從前門出去，經過客廳的時候他望也不會望我們一眼。



小時內就可到這裏了。然後他到外面去，從事於測量洋臺樓梯上的脚印。

「此刻，」麥根提議着，「我以為我們得去看一看陸太太。說不定她是聽到什麼聲響的……」

范思似乎從夢中醒來那樣地站了起來。

「爲了各方面的緣故。但讓我們先明白一些事實。我渴望着知道在利士運害前的半小時以內那看護是在什麼地方的。並且要知道在槍聲發生之後那老太太是不是立刻就沒有人陪伴她的。——爲什麼我們在來到陸太太那兒之前不叫看護來問一問呢？」

麥根同意，而葉達派施德去招她來。

看護進來的時候帶着一種職業上的沈靜態度；但她那緋紅的兩頰變成慘白，顯然和上次看見時有些不同。

「克來文小姐——范思的樣子是非常平靜的——『你能告訴我們嗎？今晨十點半和十一半之間你做了些什麼事？』

「我在三層樓上自己的房間裏，」她說。「醫生在十點過一些來的時候我就上去了，直到他來叫我給陸太太送牛肉湯的時候。然後我又回而我的房間裏，直到醫生重又來叫我去陪陸太太，那時他跟你們在一塊兒。」

「你在你房裏的時光，門是開着的嗎？」

「哦，是的。白天我總是開着門的，恐怕陸太太要喊。」

「我想她的房門也是開着的。」

「你聽見鎗聲嗎？」

「沒有。」

「這樣夠了，克來文小姐。」范思說。「你仍回到你的房間裏去吧，我們此刻要去訪問你的病人了呢。」

我們敲了門，陸太太嚴厲地招呼我們進去的時候，她的目光仇恨地看着我們。

「又是麻煩，」她抱怨着。「我永遠不能清靜一回兒的嗎？今天差不多是一禮拜第一天覺得舒服一些——而有這些的麻煩來糾纏我了」

「我們很覺得傷心，太太——或許比你還厲害呢——令郎這樣的死了，」麥根說。「並且因這悲劇而給你不安我們也覺得很抱歉。但這却不能使我停止了偵察的工作。鎗聲發生的時候你是醒着的嗎？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消息你或許能告訴我們的。」

「我能告訴你們什麼消息——一個癱子，獨自躺在這兒？眼跟裏燒着怒火。」我覺得你才應當把消息報告我呢！」

麥根對於她那裏不合情理的話只作沒有聽見的樣子。

「看護說今晨你的房門是開着的……」

「爲什麼要那樣呢？可是我歡迎他們的喧鬧聲傳到我的房間裏嗎？」

「當然不是的。我祇是想找一個機會知道你在某一種機會之下是不是聽見客廳有聲音。」

# 安得生

## 欲望無窮

對於伸手將軍，抱壘子兼愛之旨，大有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概。給了給了，什麼都給了，可是欲望無窮呀。

瑞典漫畫名作



# 編輯室

本刊擬設信箱，歡迎大家討論各項問題，不道第一次刊出的因未能早日發行，無人看見個那通告，致此期的無結果，希望次期可以有若干成績。